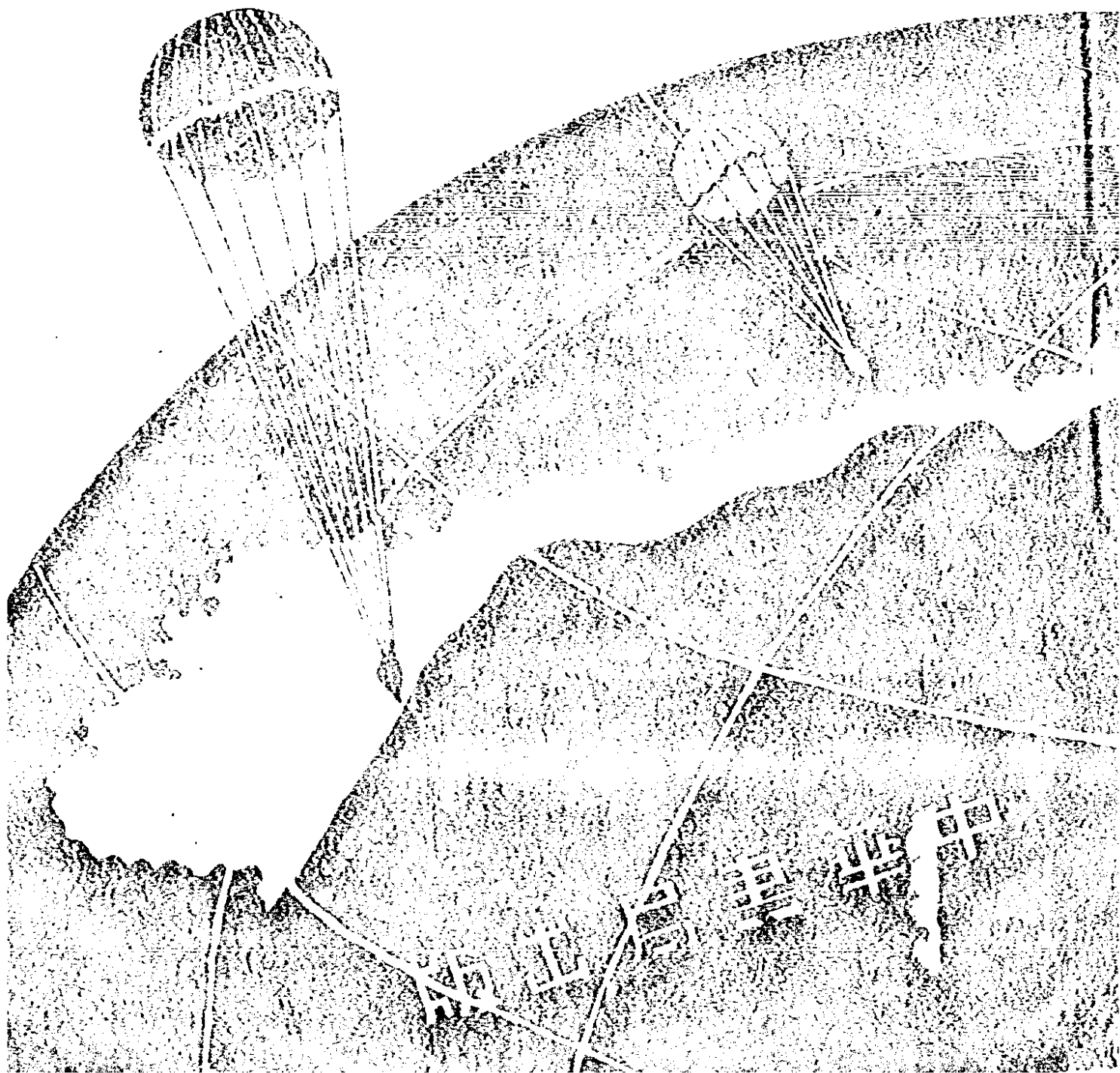


# 天滿霜啼鳥落月

作克倍坦斯

譯船戈秦



新中華叢書

# 月落烏啼霜滿天

史坦培克原著

秦戈船譯



中華書局印行

## 譯者序

在戰爭小說中，這算是一部很有成就的作品，尤其在這個狼烟遍地時候來讀，更覺意味深長。作者以熟練而經濟的筆墨，寫出一個被征服而不屈服的軍事。題材為北國的一個小城，被強寇侵入，初期因人民在紛亂狀態之中，所以似乎相安無事，可是後來因他們剝奪了人民的自由，而發生反抗，事情漸漸擴大，人民懷恨日深，終至不可收拾。

作者所描寫的國度，雖未明說，我們明白地看得出來是指挪威。德國人的佔領，何等容易，而要使之屈服，却難於上天。久而久之，征服者大都受不住那種冷遇，而懷鄉之情，油然而生，因此而發狂的，頗不乏人。他對於六個德國軍官的性格，既都刻劃入微，尤其是對於書中的主人公，那反抗暴力的象徵，歐爾丁市長寫得更為生動活躍。那種以柔克剛，溫和諷刺的境界，使我們想起都德筆下的法普戰爭的故事。

作者的描寫，雖很客觀，不過有時未免寫得過火一點，而反失掉了真實性。招引溺於感情之嫌。他把市長臨死前的情形，寫得似乎太緊張了，那位市長應該能置生死於度外，從容就義，不應該那樣慌亂，而戀戀於求生的。末了，對於蘇格臘底的辯解書的回憶，也嫌說得太冗長一點，而形成了虛幻而不太真實的一幕。

不過這些小小的缺點，決不足掩蓋全書的價值。這無疑地是我們一本應該而且需要讀的小說——一個被征服而不屈服的故事。

作者斯坦貝克 (John Steinbeck)，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生於美國加省的沙利納斯地方，畢業於斯丹福大學從一九二九年發表「金杯」以後，即步入美國的文壇，及至「人鼠之間」問世，文名大著，而奠定了他在文學界的地位。

這本小說，我看到最早，當時本想一氣把他譯出而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後來「新中華」的編者，一定要我留在那雜誌上連載，所以拖延至今，始克登完。現在中文一共有了五個譯本，早知如此，我實在可以不必浪費這一番筆墨的。所幸各人的譯法不同，我的翻譯，是力求其忠於原作，一字一句都不肯把它遺漏的，所以似乎也還是有將它再印成一個單行本的價值。

至於本書題名的翻譯，似乎也有在此說幾句話的必要，原名爲 *The Moon is Down* 是從莎劇中取來的，作者用作本書的標題，意義很明白，是指月亮已落，太陽還未出來的那一段黑暗時期。我開始翻譯時，曾把這意思說給金子敦先生聽，想和他商量出一個適當的譯名。我最初本想就照字面譯成「月落」二字，並寫信告訴過中央掃蕩聯合版副刊的編者，後來這譯名已經有人用了，所以我便不再用。直到譯出來給「新中華」連載的時候，我便索性借用了一句唐詩，金先生不反對，於是便這樣發表了。

因爲「月落」兩字，不一定是「黎明之前」或「日出之前」，而「月落烏啼霜滿天」，才正是那一段黑暗時候，原文既是一句古詩，我們也拿一句古詩來翻譯，也許讀者不至譏爲張冠李戴吧。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譯者識於重慶

# 月落烏啼霜滿天

一

到十點四十五分鐘的時候，一切都過去了。城市已被佔領，守軍打敗了，一場爭奪戰已告結束，侵略者對這次的進攻，也和對他大戰一樣，會有很周密的準備。當日適逢星期日，大家休息，那信差和警察，一早就坐着大家認識的店主柯雷爾先生的小船，出外釣魚去了。柯先生把他那整潔的帆船，借給他們去用一天。他們駛出離岸好幾哩遠的海上，會見到那黑色的小運輸船，滿載兵士，很快地從他們旁邊駛過。以城中公務員的地位，職責所在，他們見到敵兵之來，自然頗為煩惱，可是等他們趕回埠頭來，那城市早已被敵人佔領了。那個警察和郵差，甚至想回到市政廳裏他們的辦公房去，都被阻止了。當他們堅持着這種權利的時候，便被捕獲，當作俘虜，關到牢獄裏去了。

當地的守軍，一共有十二名，在這個星期日的早晨，也都離開了，因為那大家認識的店主柯雷爾先生，會預備好午餐，餵的，實彈和獎品，邀請他們到離城六哩的他自己的林中空地，去舉行一個打靶比賽。本城的軍隊，那十幾個服裝寬大而不稱身的大孩子，聽見飛機的聲音，和看見遠處一些降落傘，便用加倍的速度，跑回到城裏來。當他們到達的時候，敵人已經在路邊架起了機關鎗，這十二個服裝寬大而不稱身的兵士，幾乎完全沒有戰爭的經驗，更從未嘗過吃敗仗的味道，竟冒冒失失地向敵兵開起火來。那機關鎗軋軋地響了一下，守軍中便有大個被打穿了死在一堆，另外三個也打得半死倒在地下，其餘的三個帶着他們的來復鎗，逃到後山裏去了。到十點半的時候，侵略者的音樂隊，便在城裏的廣場上，奏着美麗而動情的音樂。那些城裏的人，目瞪口呆地圍立在四周一面聽着音樂，一面望着那些頭戴鋼盔，手持機鎗的人。

到了十點三十八分鐘的時候，那六個打死的人已經埋葬了，降落傘也折起來了，一營軍隊已經在埠頭上柯雷爾先生的堆棧裏安寨下來，那堆棧裏的柵架上，正有供兵士們安睡的毛毯和帆布床。

到十點四十五分鐘的時候，老市長歐爾丁接到了侵入者蘭塞上校的正式請求，在華十一時要到市長的五室官邸中來謁見。

月落烏啼霜滿天



那官邸的會客廳是很講究而舒適的，其中富麗堂皇的椅子，都張有破舊的絨帷，很不自然地擺在房裏，就像過多的聽差閉着無事可做一般。一個拱形的大理石的壁爐，燒着一小堆沒有火焰的紅火，爐旁放着一個精漆的炭斗。在壁爐的台上，中央放着一個彎曲的大瓷鐘，上面裝飾着許多顛頭倒倒的小天使，瓷鐘的兩旁便安置着大的花瓶。室中壁上糊的紙是深紅的，上面印得有金花，牆壁上的木板，却是潔白可愛，四壁的畫是繪着一些大狗，帶着極端的英勇凝神地望看一些陷于危險的兒童。只要有這樣一個大狗在身旁保護，任何水火地震，也不可侵犯那兒童了。

老博士溫特就坐在火爐旁邊，他是本城的歷史家和醫師，蓄着一嘴鬍子，人極純樸仁慈，他愕然在等候，同時兩個拇指不斷地在膝頭上磨轉。他純樸的程度，竟至只有深沉的人，才能知道他的深沉。他抬頭望了一下那市長的僕人約瑟，看他是不是會注意到拇指轉動的奇蹟。

「是說十一點嗎？」溫特博士問。

約瑟心不在焉地回答：「是。那通知書上說是十一點。」

「你看了那通知書嗎？」

「我沒有。不過市長親自唸給我聽的。」

說完，約瑟仍然繼續去查驗那些富麗堂皇的椅子，看是不是動了，自從他擺好之後。約瑟慣常對那些傢俱蹙着眉頭，只希望它做慢無禮，惡作劇，或是滿佈灰塵。在那歐爾丁市長成爲人民領袖的世界中，約瑟便是傢俱和銀瓷食器的領袖，約瑟年紀很大了，消復不堪，做事很認真，他的生活，極其複雜，只有那深沉的人，才會知道他是純樸的。溫特博士在不斷地轉動拇指，他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駭異；事實上他只認爲有些討厭。約瑟疑心一定發生了什麼很重要的事情，因爲外國兵進了城，而本地軍隊被殺或被俘了，關于這事遲早約瑟總會得到一個真相的，何必要像溫特博士那樣慌亂呢？他不願看到他的傢俱有何輕率的地方，也不要像溫特博士轉動拇指，更不要有何荒謬。溫特博士把他的椅子，從原來的地方移動了幾吋，而約瑟却很不耐煩地在等着他起身，好將椅子放歸原位去。溫特博士又重複地說：「約瑟，十一點，一到時候他們就要來的。一個很注意時間的國民。」

於是約瑟聽都懶聽地回答了一個「是」。

「一個注意時間的國民」，那博士重說了一遍。

「是。」約瑟回答了。

「時間和機械。」

「是。」

「他急急地向着他們的運命跑去，彷彿那運命是不肯等待似的。他們用他們的肩頭，去推這個正在轉動的世界。」於是約瑟回答說：「一點不錯，」只因爲他「是」說的太多有些厭煩了。

約瑟對於這種談話，並不怎樣稱心，爲的是這並不能幫助他得到一點什麼消息。如果約瑟遲刻去對廚娘說：「安麗，一個注意時間的國民」，這簡直毫無意義。那時安麗便會要問是誰，和那原因，末了她一定要說：「約瑟，那是荒謬的。」約瑟以前也曾把溫特博士的話，試爲撥下樓去，向安麗說過，而結果總是一樣：安麗總是認爲那些話是荒謬的。

溫特博士從他的拇指上抬起頭來，去看約瑟訓練他的椅子。「市長在做什麼？」

「在穿禮服預備招待那位上校。」

「而你不該招呼他嗎？讓他一個人，他會穿不好的。」

「夫人在招呼他。夫人希望他穿得頂漂亮。她——」約瑟連忙改口說，「夫人正在修剪他的耳毛。這要使得他發癢，所以他不讓我剪。」

「當然這要使得他發癢，」溫特博士說。

「夫人一定要剪，」約瑟說。

溫特博士突然地笑出來了。他立起身來，伸手去烤火，而約瑟很技巧地，一下跳到他後面去，把那椅子放歸原了。

「我們真了不得，」那博士說，「我們的國在滅亡中，我們的城已淪陷了，市長正預備接見征服者，夫人却抓住掙扎中的市長的頸子，要替他修剪耳毛。」

「他長得毛叢叢的，」約瑟說，「他的眉毛也都是那樣。要修剪市長的眉毛，就比修剪他的耳毛，更要使他惱怒。他說這要弄痛他。我不曉得夫人是不是連他的眉毛也能修剪。」

「她會要試試的，」溫特博士說。

「先生，她使他頂漂亮呀。」

有一個戴着鋼盔的臉孔，從門廳的玻璃窗外朝裏面望了一下，接着就是一陣叩門聲，室內好像一團明火突然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點兒灰暗。

溫特博士抬頭看了一下錶說，「他們來得真早。約瑟，讓他們進來吧。」

約瑟走過去把門打開了。一個穿着長外套的兵士走將進來。他頭戴鋼盔，手上荷着一枝小機關鎗。他很快地環顧了一下，於是走到一邊去。在他後面有一個軍官站在門口。那軍官的服裝，平常得很，只有肩章，表示着他的階級。

軍官走了進來，望着溫特博士。他有些兒像一個畫得過火的英國紳士。他有一點兒個個，面孔紅紅的，鼻子雖長，却頗愛人；他穿着軍服，也和大多數的英國軍官一樣，似乎不大快活的樣子。他站在門邊，注視着溫特博士，隨即說：「先生，你就是歐爾丁市長嗎？」

溫特博士微笑了一下。「不，不，我不是。」

「那末，你是一個市政府的職員？」

「也不是，我只是本城的醫生，是市長的一個朋友。」

那軍官說：「歐爾丁市長在那裏？」

「在修飾預備歡迎你。你就是蘭察上校嗎？」

「不，我不是。我是彭狄克上尉。」他鞠了一躬，溫特博士也稍稍回敬了一禮。彭狄克上尉好像有點難于啓齒又不得不說似的繼續說：「先生照我們軍中的慣例，規定在指揮官入室以前，我們要求清查一下有無武器，先生，我們並不是要無禮。」說完，他就回頭叫道：「軍曹！」

那軍曹很快地就走到約瑟身邊，伸手探了他的口袋，說：「報告，沒有什麼。」

彭狄克上尉對溫特博士說：「我希望你原諒我們。」於是那軍曹又走到溫特博士跟前，輕輕拍了一下他的口袋。那手在上衣的內口袋邊停止了，很快地就伸了進去，取出一個扁扁的黑皮盒子，遞給彭狄克上尉了。彭狄克把那盒子打開來，發見裏面只有幾件簡單的的外科用具——兩把解剖刀幾根外科用的針，幾把夾子，和一根皮下注射針。他把那盒子關上，交還給溫特博士。



溫特博士說：「你看，我真是一個鄉下醫生。從前有個時候我急得甚至非用廚刀來割盲腸不可。所以從那以後我總是把這一套東西帶在身上的。」

彭狄克上尉說：「我相信這裏藏得有些武器吧？」他打開了溫特博士口袋裏帶着一本小皮書。

溫特博士說：「你們真徹底。」

「是的，我們的本地特務員，在此已經工作得相當長久了。」

溫特博士說：「我猜想你不會告訴我那人是誰吧？」

彭狄克說：「他的工作現在已經完全做好了。我想就說出來也沒有什麼防礙吧。他的名字叫作柯雷爾。」

於是溫特博士頗吃驚地問：「是喬治柯雷爾嗎？那好像不可能的：他爲這個城市也盡了不少的力，今天早晨，爲後山的打靶競賽，他甚至還給獎的。」當他說了這話，他的眼睛開始明白發生的原來是怎麼一回事了，而他的嘴也就慢慢地閉攏了，於是他說：「啊，我明白了，那就是他主辦打靶競賽的原因。是呀，我明白了。不過說喬治柯雷爾——聽來真像不可能的！」

左邊的門開了，走進來的是歐爾丁市長；他正用他的小指頭在挖着他的右耳。他穿着一身禮服，頸上圍着官職的鏈帶。他上唇蓄着一大叢白鬍子，每個眼睛上面還有一小叢濃眉。他的白頭髮剛剛梳刷過，現在又掙扎着想自由地豎起來。他做了那末多年的市長，所以成爲這城市的理想市長了。即令是大人，當他們看見「市長」這兩個字，無論是印的也好，寫的也好，他們心中都會想到歐爾丁市長的。他與職位已經化而爲一了。職位給了他以尊嚴，他却給了那職務以親熱。

從他後面夫人也出現了，一個兇惡而老得起了縐紋的小婦人。她認爲她丈夫整個的身分是她創造出來的，是她考慮出來的，而他確信如果讓她重來過一次，她一定可以把那事情做得更好。在她一生之中，只有一兩次她曾經了解過他的整個的心理，但她平素所知道的關於他的某一部分心理，她是知道得很細密而詳盡的。他心中沒有一點什麼細微的慾望或是苦楚，沒有一點什麼疏忽或是卑鄙，她未及注意到的；沒有把他心中的任何思想，或是夢幻，或是渴望，告訴過她，而她在一生之中，仍然有好幾次遇到過幸運，得以看出他的心事。

她走到市長的身邊，把他的手從他受了迫害的耳朵裏拖出來，再把它安置在他的側面，就像從一個嬰孩口裏把他吃着的拇指拿出來一樣的作法。

「我一點也不相信，你的耳朵就痛得像你所說的那樣厲害，」她說，又轉過來對溫特博士說：「他不肯讓我修理他的眉毛呀。」

「修得我痛死了，」歐爾丁市長說。

「好罷，如果你喜歡看去像那個樣子，我也沒有辦法。」她把他帶着的那已經很直的領帶再拉直一點。「你來了真好，溫醫生，」她說，「你覺得今晚有多少人來？」她仰望了一下，看見了彭狄克上尉，跟着說，「啊，上校已經來了！」

「不是，夫人，我只是替上校先來安排一下的。軍曹！」

那軍曹已經在牀下枕邊，在晝後背一帶檢查去了，現在聽見上尉叫喚，立刻就跑到歐爾丁市長的身邊來，伸手搜查了他的口袋。

彭狄克上尉說：「先生。請你原諒，這是我們的規矩。」

他再看了一下他手中的小書，說：「閣下，我想你這里有武器。我相信有兩種，對嗎？」

歐爾丁市長說：「武器？你的意思是說鎗吧，我猜想。是的，我有一枝鳥鎗和一枝獵鎗。」接着又帶着抗議的口吻說：「你知道，我現在已經不大出去打獵了。我常想我要再去試試，可是等到獵季到來，我還是沒有出去。我已經不如從前那樣對此有興趣了。」

彭狄克上尉仍然堅持着：「閣下，那兩枝鎗放在什麼地方？」

市長揉揉他的面頰，試想了一下：「我想——」他回過頭來問夫人：「那是不是和手杖一塊兒放在臥房的那口櫥後面呀？」

夫人說：「對啦，所以那櫥里的衣裳，寸寸都是一股油氣。我希望你把它放到別的地方去。」

彭狄克上尉叫：「軍曹！」於是那人很快地走進臥房去了。

「這是一種很不愉快的工作。對不起，」上尉說。

那軍曹轉來了，拿着一枝雙筒的鳥鎗，和一枝有肩帶而頗精良的獵鎗。他把那兩枝鎗靠在門邊。

彭狄克上尉說：「完了，謝謝，閣下。謝謝，夫人。」

他轉身微微向溫特博士行了一禮。「謝謝，博士。爾塞上校馬上就來了。再會！」

他走出大門去了，後面跟着那個軍曹左手拿着那兩枝鎗，而右臂上荷着他的輕機關鎗。

夫人說：「一時我以為他就是那上校。他倒是一個相當漂亮的青年。」

溫特博士諷刺地說：「不，他只是保護那上校的。」

夫人心中自忖：「到底有好多軍官要來？」她望了一下約瑟，看見他正厚顏地在竊聽。她蹙着眉頭向他搖搖頭，於是他便轉身再來做他那些零碎事。他開始到處打掃灰塵。

於是夫人問：「你想有多少人來？」

溫特博士亂髮地拖出一把椅子來，重又坐下，說：「我不知道。」

「啊，」——她向約瑟蹙了一下眉頭——「我們會談過了一下。我們應該請他們喝茶呢，還是喝一盃酒？如果我們要這樣辦的話，我又不曉得一共有多少客人，如果我不這樣辦，我們又預備怎樣呢？」

溫特博士搖搖他的頭，微笑地說：「我不知道。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征服過別人，也沒有被別人征服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

歐爾丁市長把手指深深地挖進他發癢的耳朵里。「我想我們不必，」他說，「我想老百姓是不會喜歡的，我不要和他們喝酒，我也不曉得爲什麼。」

夫人於是又找着溫特博士問：「是不是古時候那些人，那些領袖們，互相問候的時候，要喝一盃酒呢？」

溫特博士點了一下頭。「是的，他們確是如此。」他又慢慢地搖搖頭說：「也許那是不同的。古代的王侯在戰爭時，就和英國人在獵狩時一樣的辦法。當那狐已打死，獵者便集攏來大吃一頓。不過歐爾丁市長所想到的，大概不錯：老百姓或許不喜歡他和那侵略者共飲。」

夫人說：「據安羅告訴我說，老百姓都在聽着侵略者的音樂啦。如果他們能够那樣做，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保持文明的程序呢？」市長狠狠地望了她一眼，帶着銳利的聲音說：「夫人，請你原諒，我想我們還是不要用酒。老百姓現在很慌亂。他們在和平中住得太久了，所以他們不大相信戰爭。他們慢慢就會習慣的，那時就不再會慌亂了。他們選我做市長，就是要不慌亂。今天早晨已經有本城的六個衛士被殺了。我想我們不必聚飲慶祝。老百姓並不是爲遊戲而打仗的。」

夫人微微地鞠了一躬，在她一生之中，也遇到過好幾次，她的丈夫曾經變成市長。她已經懂得了不要把市長和她的丈夫混爲一體。

歐爾丁市長看了一下他的錶，當約瑟送了一小盃黑咖啡進來的時候，他心不在焉地接過來，「謝謝」他說，吸了一口咖啡。「我

應當弄清楚，」他辯明地對溫特博士說，「我應當——你知道侵入者一共有多少人嗎？」

「不多，」博士回答。「我想不會過二百五十人，不過他們都有輕機關鎗。」

市長又啜了一口咖啡，從新開始說：「其他的地方怎樣的？」

博士聳了肩，又落下去。

「到處都沒有抵抗嗎？」市長失望地繼續說。

博士又聳了一下肩頭。「我不知道。電報都割斷了或是佔據了。毫無消息。」

「而我們的孩子們，我們的兵士呢？」

「我們不知道，」博士回答。

約瑟插嘴說：「我聽說——其實是，安麗說——」

「什麼，約瑟？」

「有六個人被機關鎗打死了。安麗聽說有三個受傷而被俘了。」

「但是我們一共有十二個呀。」

「安麗聽說有三個逃走了。」

市長突然掉過頭來。「那幾個逃走了？」他問。

「我不曉得，市長，安麗也沒有聽人說起。」

夫人用他的指頭，檢查了一下桌上有沒有灰，她說：「約瑟，當他們來了，你不要跑開去，留心聽着鈴子。也許我們要什麼零碎東西。把你另外兩件外衣穿上，約瑟，那件有銅扣子的。」她想了一會，又說：「還有，約瑟，你把你做的事做完了，就出去，不要留在這房子裏。」有客人來了，你也站在旁邊聽，使別人發生不好的印象。那是鄉下的辦法，大地方不作興的。」

「是，夫人。」約瑟說。

「我們不吃酒，約瑟，不過你也許要預備一點香煙，放在那小銀烟盒子裏面。不要在你的鞋子上擦洋火，去給上校點烟。要在洋火盒子上去擦。」

「是，夫人。」

歐爾丁市長把他上衣的扣子解開，取出錶來看了一下，隨又放到原處，再扣上衣服，扣錯了一顆扣子。夫人走過去，替他再扣過了。

溫特博士問：「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欠五分。」

「一個很注意時間的國民，」博士說，「他們一定會準時來的。你是不是要我走開去呢？」

歐爾丁市長有點吃驚的樣子，「走？不，不要走。」他輕輕地笑了一下。「我有一點兒怕，」他辯解似地說。「不，不是怕，而是有一點兒慌。」隨即他又無力地說：「我們從來沒有被征服過，有很久——」他停嘴去聽。遠遠地有音樂隊的樂聲，一種進行曲。大家都朝着那方向去聽。

夫人說：「他們來了。我希望不要同時擠進太多的人來。這不是一間很大的房子。」

溫特博士諷刺地說：「夫人想有一間凡爾賽宮裏的鏡殿嗎？」

她閉緊嘴，周圍看了一眼，心中已在安排着征服者們住的地方。「這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她說。

音樂的聲音強大了一陣，隨即就微弱下去了。門上發生了輕輕的叩門聲。

「聽，那到底是誰。約瑟，去看看，如果有什麼人的話，告訴他等下再來。我們現在正忙。」

那叩門聲又作。約瑟到門邊，先打開了一線，眼着又打得更開一點。一個頭戴鋼盔，手帶長手套的，穿灰色衣服的人物現將出來。

「蘭塞上校拜上，」那伸進來的頭說，「蘭塞上校請求晉謁市長閣下。」

約瑟把門大大的打開了。那位頭戴鋼盔的傳令兵走了進來，很快地在室內環顧了一下，就站到一邊去了。「蘭塞上校！」他報告出來。

又有一個頭戴鋼盔的人物，走進室來，他的官階只在肩章上表示着，在他後面來的，是一個穿着黑衣常服的比較矮小的人。那上校是一個中年人，老練強幹，而有倦容。他有軍人的方肩，不過他的眼睛，沒有普通軍人那種呆像罷了。他旁邊的那個很小的人，頭

已禿了，兩頰發紅，眼小而黑，還有一張肉感的嘴，

蘭塞上校脫了他的劍盔。很快地鞠了躬說：「閣下！」他又向夫人鞠躬叫聲：「夫人！」於是又叫道：「伍長，請把門關上。」約瑟很快地跑過去把門關上了，而以帶着一點勝利的眼光望着那伍長。

蘭塞懷疑地望着溫特博士，於是歐爾丁市長連忙介紹：「這是溫特博士。」

「一位官員嗎？」上校問。

「一位醫師，而我也許可以說，是本地的一位歷史家。」

蘭塞輕輕地行了一禮，說：「溫特博士，我並不是要出言傲慢，我看在你歷史裏面，將添一新頁吧，也許——。」

溫特博士微笑了一下說：「也許要添上很多頁呀。」

蘭塞上校稍稍望了一下他的同伴後，對主人說：「我想你認識柯雷爾先生吧？」

市長說：「是喬治柯雷爾嗎？那我當然認識的。喬治，你好嗎？」

溫特博士很嚴厲地插進來說，正式地說：「閣下，我們的朋友喬治柯雷爾，曾爲這次侵入，把我們的城池安排過的。我們的恩人喬治柯雷爾，把我們的兵士全調到後山去了。我們的上賓喬治柯雷爾，曾把這城裏每一件武器造了一份表冊。我們的朋友喬治柯雷爾！」

柯雷爾忿怒地說：「我爲我的信仰而工作！那是一回可敬重的事。」

歐爾丁的嘴張開了一點。他有點慌亂了。他毫無辦法地從溫特望到柯雷爾。「這不會是真的，」他說。「喬治，這不會是真的！你曾是我的上賓，你曾和我同喝過酒。而且你還幫助過我計劃辦醫院！這不會是真的！」

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柯雷爾，而柯雷爾也以敵人的態度回望着他。室內保持了一個長長的岑寂。於是那市長的面孔，慢慢地變得緊張起來，而且很嚴正，他的整個身體也就很強硬了。他轉向蘭塞上校，說：「有這位先生在場，我不願意說話。」

柯雷爾說：「我有權利可以在此地！我也是一個軍人，和其餘的同志一樣。不過我沒有穿軍裝罷了。」

市長又反復地說了一遍：「在這位先生前面，我不願意說話。」

蘭塞上校說：「現在請你走開一步，柯雷爾先生？」

而柯雷爾却回答說：「我有權利可以在此地！」

聞聲嚴厲地再說了一遍：「現在請你走開一步，柯雷爾先生？你品級高過我嗎？」

「那當然不會，先生。」

「請你走吧，柯雷爾先生，」聞塞上校說。

於是柯雷爾怒目望了市長一會，轉過身去，快快地走出門了。溫特博士冷笑了一聲說：「這倒是在我歷史書上寫得一段好的。」聞塞上校狠狠地望了他一眼，但沒有說什麼。

墓地右邊的門開了，那蓬頭紅眼的安麗，從門口伸進一個忿怒的面孔來。「夫人，後門口到了些兵……」她說，「站在那里。」他們不會進來的，」聞塞上校說。「這只是一種軍事手續。」夫人冷淡地說：「安麗，如果你有什麼話要說，叫約瑟來說好了。」

「我知道他們想要進來，」安麗說。「他們聞到咖啡的香味了。」

「安麗！」

「是，夫人，」於是她退出了。

上校說：「我可以坐下嗎？」他又加以說明：「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睡了。」

那市長他自己也好像夢中驚醒一樣。「啊，」他說，「當然，坐下！」

上校看了一下夫人，夫人便坐下了，於是上校也就安坐下來。歐爾丁市長站着，仍然半在夢中。

上校開始說：「我們要盡力好好的相處。你曉得其他任何事情都沒有比這個更像投機事業了。我們需要這里的煤礦和漁業。我們要好好地相處盡量地減少磨擦。」

市長說：「我沒有聽到一點什麼消息。國內其餘的地方怎樣了？」

「都佔領了，」上校回答。「這是籌畫得很好的。」

「任何地方都沒有抵抗嗎？」

上校頗同情地望了他一會。「我希望沒有。啊，有的，也曾有過一點抵抗，不過那只是惹起流血罷了。我們籌畫得很仔細的。」

歐爾丁仍然不放鬆他的論點。「果曾有過抵抗嗎？」

「是的，不過抵抗是愚笨的。正如這兒一樣，立刻就摧毀了。抵抗是悲哀而愚笨的。」

溫特博士也傳染了一點兒市長對這點的不安。「是呀，」他說，「愚笨的，可是他們真抵抗了嗎？」

爾塞上校回答說：「僅兩三處有抵抗，而那現在都過去了。人民一般都很平靜。」

溫特博士說：「人民甚至還不明白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傻傻就明白了，」爾塞說。「他們再不會愚笨了。」他咳清了一下嗓子，他的聲音變得活潑了。「現在，先生，我必得和你談談正事。我真是非常疲倦了，不過在我能够去睡以前，我必得安排一下。」他把身子坐到前面來一點。「與其說我是軍人，還不如說我是工程師，這回整個的事，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是一個工程，煤炭必得從地下挖出來運走。我們有技師，但是本地的人還是要繼續在礦山工作，你明白了嗎？我們並不想粗暴。」

於是歐爾丁說：「是呀，那够明白了。不過假如人民不要在礦山工作呢？」

那上校說：「我希望他們要的，因為他們非如此不可。我們必須要那煤礦。」

「但是如果他們不肯呢？」

「他們非如此不可。他們是有秩序的人民。他們不會找麻煩的。」他等着市長回答，可是市長沒有響。「那不是嗎？」

歐爾丁市長扭了一下他的錶鍊。「我不知道，先生。他們在自己的政府之下是有秩序的。至於他們在你們統治之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你曉得的，這兒是沒有誰動過的土地。我們建設我們的政府已經有四百多年了。」

上校很快地說。「那是我們知道的。所以我們還是要保留你們的政府。你仍然是市長，下令，賞罰，仍然歸你。那樣，他們就不會打麻煩的。」

歐爾丁市長望着溫特博士，說，「你在想什麼？」

「我不曉得，」溫特博士說，「來看這事情的發展，一定很有趣的。我看免不了麻煩。這是一種很強悍的人民。」

歐爾丁市長說：「我也不曉得。」他轉過來望着那上校。「先生，我是屬於這種人民的，可是我還是不曉得他們將要怎樣。或許你知道。再不然也許這和你所知道又有不同。有的人民接受任命的領袖，而服從他們。但是我的人民却是選舉我出來的。他們舉我



做市長，同時他們也可不要我做市長。如果他們認為我已走到你這邊來了，也許他們就會不要我再做市長的。我真是不曉得。」

上校說：「如果你使他們保持秩序，那也算是對他們的一種功德。」

「一種功德？」

「是的，一種功德。保護他們沒有禍害，正是你的職責。如果他們反叛，他們便將有危險。你曉得，我們非將煤礦弄到手不可。我們的領袖們並沒有告訴我們要怎樣去弄，他們只命令我們去弄來。但是你有人民要保護。你必得使他們工作，以便保持他們的安全。」

歐爾丁市長問：「不過假如他們不要安全呢？」

「那麼，你必得為他們設想。」

歐爾丁帶着一點傲慢的神氣：「我們人民不喜歡要別人替他們設想。也許他們和你們的人民不同。除了我確知的以外，別的我都沒有把握。」

忽然約瑟匆匆地跑了進來，他鞠着躬站着，急於要說什麼的樣子。夫人問：「約瑟，什麼事呀？把那銀烟盒子拿來。」

「請你原諒，夫人，」約瑟說。「請你原諒，市長。」

「你有什麼事？」市長問。

「那是安麗，」他回答，「她弄得生氣了。」

「到底什麼事？」夫人問。

「安麗不高興那些兵士在後門口。」

上校問道：「他們在滋擾嗎？」

他們從門外來看安麗，約瑟說。「她討厭那樣。」

上校說：「他們在照命令行事。他們並不會鬧亂子的。」

「只是安麗不喜歡人家注視着她，」約瑟說。

夫人說：「約瑟，去告訴安麗叫她當心一點就是了。」

「是，夫人。」約瑟便走出去了。

上校的眼睛疲倦得閉上了。「閉下，還有一件事情，」他說。「請問你這里，我和我的幕僚可以下榻嗎？」

歐爾丁市長想了一會，回答說：「這地方很小。另外有的是比這裏更大，更舒適的地方。」

約瑟拿着銀烟盒子又轉來了。他把那香烟盒子打開來，送到上校的前面。上校取了一枝，約瑟炫耀地給他點燃了。上校深深地吸着。

「倒不是大小舒適的問題，」他說，「我們發見幕僚住在地方當局的庇護之下，更要平靜無事。」

「你的意思是說，」歐爾丁問，「人民便將覺得那兒有種合作的精神嗎？」

「是的，我想正是那樣。」

歐爾丁市長毫無辦法地望濟溫特博士，而溫特除了苦笑外，也不能給他一點幫助。歐爾丁溫和地問：「你可以允許我接受這種光榮嗎？」

「對不起得很，」上校回答，「不可以的，這是我領袖的命令。」

「人民一定不高興這樣。」歐爾丁說。

「你老是說人民！人民已解除武裝。人民已無說話的餘地。」

歐爾丁市長搖頭說：「先生，你不明白。」

從門口傳進一個忿怒的女人聲音，和重擊之聲，還有一個男子的叫聲。約瑟快步地從門口跑進來。「她在澆他們的開水，」約瑟說。「她大發脾氣了。」

從門外傳入命令和重踏的聲音。爾塞上校無力地站起身來。「先生，你不能制服你的僕役嗎？」他問。

歐爾丁市長微笑了一下。「很難，」他說。「她高興的時候，她是一個很好的廚子。燙傷了什麼人嗎？」他轉過來問約瑟。

「那水正燒開了，市長。」

爾塞上校說：「我們只是要做我們的正事。這是一種工程的事。你得訓練你的廚子。」

「我不能够，」歐爾丁說。「那樣，她就會要跑了。」

「這是一個非常時期。她不能跑的。」

「那麼，她就會要燒別人的水，」溫特博士說。

房門打開了，一個兵站在門口。「上校，我是不是要把這女人拘禁起來？」

「有什麼人燙傷了嗎？」蘭塞問。

「是，有人被燙傷了，還有一個人被咬傷。我們把她抓起來了。」

蘭塞看去也毫無辦法的樣子，隨即他說：「放了她罷，你們到外面去，不要在走廊上。」

「是。」那兵答了一聲把門關上了。

蘭塞說：「我可以把她槍斃的；也可以把她鎖起來。」

「那末，我們就會沒有廚子了，」歐爾丁說。

「我對你說，」上校說，「上峯會要我們和你的人民好好的相處。」

夫人說：「對不起，我要去看看那些兵是不是把安區弄傷了呀，」於是她便走出去了。

忽然蘭塞立將起來。「先生，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很疲倦了，我非睡不可。請你為大家的福利起見，和我們合作。」看見歐爾丁市長沒有回答，蘭塞又重複說道：「為大家的福利起見，你可以嗎？」

歐爾丁說：「這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我不知道。人民都很慌亂，我也是一樣。」

「但是你願意試和我們合作嗎？」

歐爾丁搖搖頭。「我不知道。當全城的人決心要怎樣做的時候，我大概也就只好照那樣做。」

「但你是當局呀。」

歐爾丁微笑了一下。「這個你不會相信的，不過事實確是如此：城市本身才是當局。我不曉得是怎樣的，或是為什麼，不過那却是這樣。這就是，我們做事不能像你們那樣的迅速，但一種方針決定之後，我們大家一致地去做。我真也有點慌亂了。我還是不知道。」

蘭塞疲倦地說：「我希望我們能够好好地相處下去。那樣對人人都要方便得多了。我希望我們能够信任你。我不喜歡去想那些軍

人們用來維持秩序的方法。」

歐爾丁市長保持着沉默。

「我希望我們能信任你，」蘭塞又說了一遍。

歐爾丁把他的手指頭放進耳朵裏去，搖動着他的手。「我不知道，」他說。

夫人又從門口進來了。「安麗大發雷霆，」她說。她現在隔壁，訴說給克利斯婷聽。克利斯婷也生氣了。」

「克利斯婷的茶，比安麗還要弄得好，」市長說。

蘭塞上校的本部，就駐紮在歐爾丁市長的小小官邸的樓上。那本部裏的軍官，一共有六人。在蘭塞上校以外，有項特少校，他是一個着了魔的精於計算的小夥子，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可靠的份子，所以他認為別人也都是可靠的，要不然的話，就是不適於生存的。項特少校是一個工程師，除了在戰事發生的時候以外，誰也不會想到要他來指揮兵士的。因為項特少校要把他的士卒，像數字一樣，排成行列，去加或減或乘，他不是數學家，而只是算術家。幽默，音樂，或是高級數學的神祕，從來沒有鑽進過他的腦袋。人是可以有高矮，肥瘦，和膚色之不同的，正像六和八有不同一樣，但是此外還有其他小小的異點。項特結婚過好幾次，他不明白他那些老婆在要離開他的時候，為什麼都會變得非常神經過敏的。

彭狄克上尉是一個家庭的人，他喜歡狗，喜歡面色紅潤的小孩，又喜歡聖誕節。照他的年齡看來，他實在不應該再當上尉了，不過因為他奇少野心，所以使他一直沒有高陞。在戰前，他非常羨慕英國的鄉下紳士，他愛穿英國衣，飼養英國狗，銜着一個英國烟管，吸的是從倫敦買來的一種特別的雜辨烟，訂閱那些稱讚園藝和經常在討論着英國種和戈登種褐斑黑色獵犬的比較價值的鄉村雜誌。彭狄克把他所有的假期，都消磨在英爾的薩色克斯地方，而到匈牙利或法國的都城裏，很高興別人把他誤認為英國人。戰爭一來，那一切在表面上看去似乎改變了，不過他習慣已久，突然一下就不能完全拋棄。在五年前，關於米德蘭青草枯死的事，曾一度投函倫敦泰晤士報，署名為愛德孟·特威吉甫，而且，那封信泰晤士報給他發表了。

如果說彭狄克上尉年紀太大，不應再當上尉的話，那末，駱佛特上尉就太年輕了。駱佛特上尉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上尉。他一呼一吸都不離他上尉之職。他從來沒有片刻不是軍事的。一種驅策的野心，迫使着他一級一級地向上爬去。他像乳酪浮到牛

乳上面來一樣地進階了。他完全像舞者一樣，提高着他的腳後跟，以便增高。他知道所有的軍事上的禮節，而且堅持着要全部採用。將官們都怕了他，因為他對於一個兵士的舉止比他們知道得更多。駱佛特上尉認為一個兵士是動物生活的最高發展，他相信確是如此。如果他想到上帝的話，他便把他認為一個頭白退職的，榮譽的老將，生活在戰役的回憶中，一年有好幾次要送花圈到他那些尉官的坟上去。駱佛特上尉又相信天下的女人都愛軍人，至于她們怎樣會不愛軍人的，她卻不懂得。在正常的階級之下，他應該在四十五歲時就做了旅長了，照片登在畫報上，和戴着花邊帽子的，蒼白而魁梧的男性的婦女並列。

普拉克爾上尉和董德上尉都是鼻涕阿三，大學沒有畢業的，階級也不過是一個上尉，完全是當代政見所訓練出來的，相信那偉大的新組織，為一天才之發明，且那天才偉大得使他們竟至從不要去證實其組織的結果。他們兩個都是富於感情的青年，好哭而又好怒。普拉克爾上尉藏有一縷用藍綢包着的頭髮在他的錶裏面，那頭髮常要散開來，妨礙那錶的機器，所以他只好另外再帶一個手錶，以便知道時間。普拉克爾是一個很好的舞侶，是一個快樂的青年，可是他卻能像領袖一樣整頓，也能像領袖一沈思。他厭恨那退化的藝術，他是親手扯毀好幾張畫。在舞場中，他有時會用鉛筆畫過一些同伴們的像，畫得很不錯，以至人家常說他應做一個藝術家。普拉克爾有好幾個漂亮的妹妹，他頗因此自傲，常要和別人鬧起來，如果他覺得別人侮辱了她們的話。那時他的妹妹們反而有點驚惶，生怕有人要來追究到侮辱了那裏，因為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普拉克爾上尉幾乎在公館所有的時間中，都在夢想如何去誘惑董德上尉那位漂亮的妹妹。她是一個秀麗的女郎，却高興受年紀大一點的誘惑，因為他們不像普拉克爾上尉那樣愛把她的頭髮弄亂。

董德上尉是一個詩人，一個苦詩人，夢想着高尚青年對窮苦女兒的完美而理想的愛。董德又是一個不可理解的浪漫派，其幻想和其經驗一般廣泛。他有時低吟無韻詩，給那想像中的黑女人。他渴想死在疆場，馬革裹屍，父母在後邊哭，領袖立在死去的青年之前，勇敢而又憂愁。他常常要想像他死，殘陽照在破毀的武器上閃閃發光，部下靜穆地圍繞他站着，都低低地垂着頭，前頭灰塵起處，疾馳而來的是招魂殿上的侍女，乳峯高聳，悲悼至深，可謂合母親與情婦而為一人，同時後面正在奏着華格的悲壯的鎮魂曲。他不僅如此想像，甚至把他的遺囑都預備好了。

這些便是那軍部裏的人，每個人都把戰爭當作兒戲。項特少校把戰爭視為做算術題一樣，做完他就可以回到他安樂的家庭

裏去。路佛特上尉就認爲是一個正當教養的青年所必循的正當經歷；而普拉克爾和蓋德就把戰爭認爲夢一般的事情，其中沒有什麼是很真實的。到現在爲止，他們的戰爭，也就是遊戲——以精良的軍火和精密的計畫，對付沒有武裝而無計畫的敵人。他們戰無不勝，死傷極少。他們也和世上所有的人一樣，受着壓迫，能怯能勇。在他們全體軍官中，只有蘭塞上校知道戰爭結局是什麼一回事。

蘭塞以前曾在比利時法國住過二十年，知道戰爭是什麼，但很不願去想它——他知道戰爭是奸詐，是仇恨，是無能將取的胡鬧，是暴虐和殘殺，是病痛和疲勞，直到最後戰爭結束，除了新的疲乏和新的仇恨之外，什麼也沒有改變。蘭塞明白他自己是一個軍人，接受了命令，必得照着實行。上峯不許他有疑問或加以思索，而只要他去實行命令，而對於上次大戰的痛苦的回憶，和這次大戰也必然是同樣的那回事，他總想把它忘記。這次大戰要不同時，他每天要對自己說上五十次，這次大戰會要很不同的。

在行軍中，在軍案中，在足球競賽中，在戰爭中，輪廓都變得模糊了；真事都變得不真實了，而心上蒙上了一重雲霧。緊張和興奮，疲勞，動作——一切合而成爲一個銀灰色的大夢，如此，等待戰爭結束，你如何殺人，如何叫人去送死的真情實象，便很難記憶了。於是，那些未曾身歷其境的人，便要告訴你，戰爭是如何如何，而你也就含糊回答說：「是呀，我想就是那樣的。」

這個軍部在市長官邸的樓上，佔了三間房子。在寢室中，他們安置了行軍牀，毛毯和配備，而旁邊那間房子，即是樓下那小客廳的上頭那房間，他們就把它作成了一種俱樂部，毋甯是一個不大舒適的俱樂部。裏面有幾把椅子和一張桌子。他們就在那裏面寫信和讀信。他們在那裏閒談，品茗，計畫，休息。在那窗間的壁上，掛得有牛羊，湖景，和小農家的畫片，從窗口望去，他們可以俯瞰全城，直看到水邊，和停船的碼頭；裝煤的船，就拉到那里，載滿了貨，再開出海口。他們可以俯瞰那小城，越過方場，扭曲而達水邊，他們還可以看見漁船，捲下布帆，停泊在海灣上，他們還可以嗅到海岸上的乾魚氣味，直由窗口進來。

在那房間的中央，有一個大桌子，項特少校坐在那桌子旁邊。他把一塊製圖的板子一邊放在膝上，一邊靠在桌上，又用一

把丁字尺和一塊三角板，在畫一張新鐵路支線的圖案。那製圖的板子放不穩，使他頗爲生氣，他掉頭叫了一聲：「普拉克爾！跟着又叫道，「普拉克爾中尉！」

變室的房門開處，那中尉走了出來，他正在修面，還有半邊臉擦滿了肥皂。他手上拿着那擦肥皂的刷子。「您叫我有什麼事情？」他說。

項特少校把他的製圖板搖了兩下。「架這塊板子的那個三腳架，在行李中找出來了沒有？」

「我不曉得，少校，」普拉克爾說。「我沒有去看。」

「好吧，那末，現在請你去看看好了。在這種光線中工作，實在夠壞了。我還得重畫過，才能上墨。」

普拉克爾說：「我一修完臉就去看。」

項特頗爲惱怒地說：「這條支線比你的容貌更爲重要。去看那兒裏面那一堆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像高爾夫球具袋一般的帆布盒子。」

普拉克爾回到寢室裏去了。向右邊的門開了，駱佛特上尉走將進來。他頭上戴着他的鋼盔，身上佩着望遠鏡和武器，還有其他各種各樣小皮篋子，掛滿一身。他一進房來，就開始卸下他身上的配備。

「你看，那彭狄克真是發了瘋，」他說，「他戴着便帽，走到街上去巡視。」

駱佛特把他的望遠鏡放在桌上，又脫下鋼盔，跟癩又把他的防毒面具袋也取下來。一小堆的裝備，在桌上堆起很高。

項特說：「不要把那些東西放在桌上。我要在這裏工作的。爲什麼他不可以戴便帽呢？現在並沒有什麼亂子。我對於這些馬口鐵製的東西，感到厭倦了。它們戴在頭上，既重得厲害，又使你看不見。」

駱佛特拘謹地說：「軍人不戴鋼盔，總不是好習慣。對於地方上的人，印象也不好。我們必得維持一種軍隊的標準，一種警覺的精神，而且要一成不變。要不然的話，就會自己麻煩了。」

「你爲什麼會是這樣想？」項特問。

駱佛特把身子伸直了一下。他的嘴唇合攏來，表示確有把握的樣子。遲早總有一天，人人都會要討厭他那種對事情的確信。



樣子，而在他面上賞他一拳的。他說：「我並沒有想它。我適樣正讀過『手冊』第十章第十二節，論在佔領國家中的行爲舉止。那想得非常仔細。」他正說出一個「你——」，隨即又改口說，「每個人都應該熟讀第十章第十二節。」

項特說：「我敢想知道寫這部書的人，是不是曾經在一個佔領國家中住過。這兒的人民是絕無害的。他們好像都是善良而服從的人。」

普拉克爾從門口進來了，他的臉仍然有一半擦着肥皂。他拿着一個褐色的帆布袋，跟在他後面進來的，是董德中尉。「就是這個嗎？」他問。

「對啦。請你打開來，把它架好吧。」

普拉克爾和董德同把那拉好的三腳架打開架好了，又試了一下，看是不是裝好了，然後放在項特的身邊。項特便把他的製圖板用螺旋釘旋了上去，試向左右斜傾，以合光線，終於抱怨地把它裝放在三腳架後面。

賂佛特上尉說：「你曉得你臉上的肥皂沒有洗乾淨麼，中尉？」

「曉得的，上尉，」普拉克爾說。「當少校叫我去拿三腳架時，我正在修臉。」

「好吧，你頂好馬上去把它洗去，」賂佛特說。「上校也許會看見你。」

「啊，那我們不在乎。他不會注意這些小事情的。」

董德站在項特後面看他畫圖。

賂佛特說：「呃，他也許不會注意這個，不過這看起來總不大對。」

普拉克爾取出一條手帕，把臉上的肥皂擦乾淨了。董德指着項特少校的畫板角上的小圈說：「少校，那倒是一個很漂亮的小橋。但是我們預備在這世界的那一角上，去架設一座橋呀？」

項特低頭望了一下他的畫，然後抬起頭來，回顧着董德。「嚇？啊，那並不是什麼我們要架設的橋。那只是我做的一點記號，表示這圖要畫到那裏爲止。」

「那末，你畫橋的時候又怎樣呢？」

項特好像有一點兒窘了。「哼，你知道，在我家鄉的後院裏，我有一個鐵路線的模型。我會經想把它架過一個小溪。我把那路綫一直敷設到溪邊，但是從來沒有工夫去架橋。我想我離家之後，可以把那橋設計出來。」

普拉克爾中尉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拍好的照相，把它打開來，拿起來看。那是一個女孩子的相，一個完全發育的金髮女郎，睫毛很長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胸衣，兩條大腿全露在外面，腳上穿了一對滿空花的黑襪，手持一把黑的花邊扇子，用來遮面，肉感動人。普拉克爾中尉把那照片舉起來，他問：「她可愛吧？」董德中尉以批評的眼光，看了那張照片一下，然後說：「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她那一點？」

「我只是不喜歡她罷了，」董德說，「你拿了她的照片幹嗎？」

普拉克爾說：「因為我真喜歡她，我想你心裏也一定是喜歡的。」

「我不是，」董德說。

「你難道有機會也不想約她出去玩嗎？」普拉克爾問。

董德說：「我不想。」

「那你真有點怪，」於是普拉克爾走向一張帷幔邊去，他說：「我把她掛在這裏，讓你歇想她一下。」隨即他把那張照片釘在帷幔上了。

賈佛特上尉現在來收拾他放在桌上的配備了，他說：「中尉，我想你這張美女的照片，掛在這裏，不像樣子。你頂好把它取了。地方上的人來看見了，印象不好。」

項特也從畫板上抬起頭來看了。「什麼使人印象不好？」他的眼睛看到那張照片了。「那是誰呀？」他問。

「她是一個女戲子，」普拉克爾回答。

項特仔細地打量了她一番。「啊，你認識她嗎？」

董德說：「她是一個浮浪者。」

項特說：「啊，那末，你認得她？」

普拉克爾目不轉睛地望著董德。他說：「告訴我，你怎樣曉得她是一個浮浪者？」

「她看去像一個浮浪者，」董德說。

「你認得她嗎？」

「我不認得，我也不想認得。」

普拉克爾於是說：「那末，你怎樣知道她是浮浪者呢？」那時駱佛特插嘴說：「你頂好把那張照片取來了。如果你要的話，拿去掛在你牀上。這房間是辦公室。」

普拉克爾要反抗似地望著他，而正預備說話的時候，駱佛特上尉又說：「中尉，這是一個命令，」於是可憐的普拉克爾只好摺起他的照片，再放到他的口袋里去了。他快活地起改變一個話題。「這城裏有好些漂亮的女孩子，都不錯，」他說。「只等我們安定下來，一切都弄得很順利的時候，我就要去結識幾個。」

駱佛特說：「你頂好去讀讀第十章第十二節。那裏面有一段說到性的問題。」於是他帶着他那露營用的東西，望遠鏡和其他的配備走出去了。董德中尉，仍然站在項特背後看他製圖，說：「那很聰明——選煤的車子，一直通過山駛到碼頭，好搬上船去。」

項特慢慢地從他的工作中停下來，說：「我們要趕快把這個弄好；我們非得把這煤運走不可。這是一種很重大的工作，本地的人民都很安靜而又明達，真是可感。」

駱佛特卸了他的配備又回到這房裏來了。他立在窗邊，遙望著埠頭，向著煤礦山，他說：「他們之所以很安靜而又明達，全是因為我們很安靜而又明達。我想我們可以由此得到一點名望。所以我要再三再四地說到舉止問題。那手冊的內容，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寫出來的。」

房門開處，兩塞上校走將進來，一到房裏，就把他的外衣脫了。他的屬員都向他行了軍禮——雖不謹嚴，但也夠了。兩塞說：「駱佛特上尉，你下來給彭狄克換換班吧。他不大舒服，他說有些頭昏。」

「是，上校，」駱佛特說。「我想報告上校，我兩纜下班。」

蘭塞精密地打量了他一番，然後說：「你如果不在乎的話，我希望你還是去吧，上尉。」

「我一點不在乎，上校；我說那話只是爲着成績而已。」

蘭塞休息了一下，笑聲說：「你想要在成績報告書上提到，是不是？」

「那沒有什麼不對，上校。」

「當你被提得够多的時候，」蘭塞繼續說，「你的胸前就會有一個小小的助章好掛起來了。」

「那是在一個軍人的經歷中的里程碑，上校。」

蘭塞歎了一口氣。「是呀，我想那是的。但是那不會是你永遠紀念的東西，上尉。」

「您說的是什麼意思，上校？」駱佛特問。

「你將來就會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意思——也許。」

駱佛特上尉快快地把配備裝上了。「是，上校，」他說完就走出去了，他的腳步聲，得得地踏着木樓梯下去了。蘭塞頗爲欣慰地目送他去後，靜靜地說：「這是一個天生的軍人。」而項特抬頭望了一下，又調整了他手上的鉛筆，說：「一個天生的笨伯。」

「不對，」蘭塞說，「他之成爲軍人，辦法就和許多人將成爲政客似的。他不久就會要高升到參謀本部去的。他將從上面來俯視戰爭，所以他會老是喜歡戰爭的。」

普拉克爾中尉說：「上校，您認爲這戰爭何時可以結束？」

「結束？結束？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普拉克爾中尉繼續說：「我們要何時才可以打勝？」

蘭塞搖搖他的頭。「啊，我不知道。敵人仍舊還在世上。」

「但是我們要把他們消滅，」普拉克爾說。

蘭塞說：「消滅？」

「我們不會嗎？」

「我們會，我們會，我們一直這樣做着。」

普拉克爾興奮地說：「如果在聖誕節邊很安靜的話，您以為我們可以得到休假嗎？」

「我不曉得，」蘭塞說。「這種命令是要由本國發出的。你想回家度聖誕節嗎？」

「是，我有一點想。」

「也許你可以，」蘭塞說，「也許你可以。」

董德中尉說：「上校，在戰爭結束之後，我們還是要佔據這地方的吧，是不是？」

「我不曉得，」上校回答。「爲什麼呢？」

「就是因爲，」董德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國家，很好的人民。我們的人——有些——也許要在此地永住下來。」

蘭塞玩笑地說：「也許你發見了什麼你喜歡的地方。」

「呃，」董德說，「這兒有些很美麗的農場。如果把四五個那樣的農場合起來，我想就可以造成一個很好的地方來落業。」

「那末，你不是就沒有家鄉了嗎？」蘭塞問。

「是，沒有了。通貨膨脹已經把我的家鄉奪去了。」

蘭塞現已疲於和孩子們談話了。他說：「哎，好吧，我們仍然還要打仗。我們仍然還有煤炭要挖出來。你以爲我們不等戰爭結束，就能夠來置這些產業嗎？那些命令是要從上面發出來的。關於那個，駱佛特上尉可以告訴你的。」他的態度變了。他說：「頂特，你要的鋼鐵，明日就可以到。你在這個禮拜內就可以開工修你的鐵路。」

門上有叩門聲發出，同時一個哨兵把頭伸了進來。他說：「上校，柯雷先生想來見您。」

「請他進來，」上校說。他又對其餘的軍官說：「這個人就是在這里給我做好預備工作的。他也許要來給我們打麻煩了。」

「他做得是不是很有成績呢？」董德問。

「很有成績，不過當地的人民，對他頗為不滿。我亟想知道我們對他怎樣。」

「他確是值得殺功。」董德說。

「是呀，」蘭塞說，「我看他自己就會要求論功行賞的。」

柯雷爾進來了，搓着他的手。他很表示好意和合作。他仍然穿的他那套黑的商人的衣服，但是在他的頭上，纏着一小條白綑帶，用兩條交叉的橡皮貼緊在他的頭髮上。他走到房間的中央來，說：「您早上好，上校。在昨天樓下出了事情之後，我就應該來看你的，不過我知道你那時一定很忙。」

上校說：「你好。」於是用手繞着圈子說。「這就是我的募僚，柯雷爾先生。」

「都很英俊，」柯雷爾說。「他們工作做得很好。而我替他們準備得也就不壞。」

項特低頭看他的畫板，他取出一枝上墨的筆來，擦了一點墨，就開始給他畫好的同樣上墨。

蘭塞說：「你做得很好。可是，我還覺得你不該把那六個人殺死的。如果他們當時沒有趕回來就好了。」

柯雷爾指手畫腳而很泰然地說：「在這樣大的一個城而且又有煤礦，只死六個人，算是很小的損失。」

蘭塞嚴厲地說：「如果要把事情完成，我並不是厭惡殺人，不過有時還是不殺的好。」

柯雷爾正在研究那些軍官。他斜視了那兩個中尉一下於是說：「我們可不可以——也許——單獨談一談，上校？」

「好的，如果你覺得那樣要方便些的話，普拉克爾中尉，董德中尉，請你們兩位回自己房裏去吧？」於是上校又對柯雷爾說：「項特少校在工作，他在工作中別人說話一點也聽不見的。」項特從畫板上抬起頭來，恬靜地微笑了一下，隨即又低下頭了。那兩個青年中尉走出房間去了。等他們去後，蘭塞說：「好啦，現在只有我們啦。你坐下吧？」

「謝謝你，上校，」柯雷爾說，在桌子後面坐下來。

蘭塞望着柯雷爾頭上的綑帶，粗魯地問：「他們已經想要殺死你嗎？」

柯雷爾用手指撫摸了一下那條綑帶。「這個嗎？啊，這只是今日早上從山崖上掉下一塊石子來打傷的。」

「你確實知道那不是別人故意打你的？」

「您說的是什麼意思？」柯雷爾問。「這裏的人並不強悍。他們有一百年沒有與人爭戰過了。他們已經忘記如何戰鬥了。」  
「好吧，你曾在他們中間住過了。」上校說，「你應該知道的。」他走近柯雷爾身邊，「不過如果你是安全的話，這種人民就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要不同些。我以前也曾參與過佔領別的國家。二十年前我曾在比利時打仗，後來又轉職到法國。」他稍稍擺動着他的頭，好像要擺脫什麼似的，跟着很粗莽地說：「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們應該感謝你。我已經把你的工作報告上去了。」

「謝謝你，上校，」柯雷爾說。「我盡了我的力。」

蘭塞說，微微感着疲意：「好吧，先生，我們現在又將怎樣呢？你願不願意回到京城裏去呢？如果你急于要走的話，你可以搭我們的煤船去，如果你願意等待，就乘驢逐羣去。」

柯雷爾說：「但是我並不想回去。我願留在此地。」

蘭塞把他這話研究了一下，然後說：「你知道，我手下沒有許多的人。我不能夠給你充分的護衛。」

「但是我不需要一個護衛。我告訴你，這裏的人民並不是那樣強暴的。」

蘭塞望了一會那綳帶，項特從他的黑板上抬起頭來望了一下，說：「你頂好戴上一頂銅盔，」他又低頭去工作了。

柯雷爾坐向前面來了一點。「上校，我要特別和您談談，我想我也許可以幫忙地方的行政。」

蘭塞轉過身去，走到窗邊，朝窗外望了一下，突然又回轉來，溫和地說：「你心上有什麼打算？」

「我想你們必得有一個可以信任的地方當局，我想也許那位歐爾丁市長現在可以告休了——嗯，如果由我來承乏，這市政府一定可以和軍隊很融洽地合作。」

蘭塞的眼睛好像變得大而放光了。他走近柯雷爾的身邊，嚴厲地說：「你會把這意思寫在報告中了嗎？」

柯雷爾說：「嗯，是的，自然——在我們的要略中。」

蘭塞插嘴說：「自從我們到了以後，你會把這意思向本地任何人說過沒有——除了市長以外的任何人？」

「沒有。你知道，他們還有一點兒驚惶未定，他們並不希望如此。」他笑出來，「不會的，上校，他們一定不希望如此。」

但是蘭塞仍繼續他的論點。「那末，你並不真的知道，他們心上在想的什麼事？」

「你們頗爲驚惶不定，」柯雷爾說，「他們是——是差不多還在夢中。」

「你不曉得他們對你的感想如何？」蘭塞問。

「我在這裏朋友不少。什麼人我都認識。」

「今天早晨有人到你的店裏來買東西嗎？」

「啊，那當然，做生意的現在是停頓了，」柯雷爾回答，「誰也不要買東西。」

蘭塞突然鬆弛下來，他走到一把椅子上安然坐下了，交叉着兩腿。他溫和地說：「你的工作是各種任務中很困難而又勇敢的一分子。你應該大大的得到酬報。」

「謝謝你，上校。」

「他們到那時候一定會要報復你的，」上校說。

「那個可以受得住的，上校。他們是敵人。」

蘭塞躊躇了好一會，才開口細聲地說：「你甚至不能得到我們的尊敬。」

柯雷爾聽了這話，氣得直跳起來。「這個和元首所說的話不符呀！」他說。「元首說過一切的分支都同等的要受尊敬。」

蘭塞很溫和地繼續說：「我希望元首知道。我希望他能理解兵士的心。」隨着又差不多很同情地說：「你應該會大大地得到報酬。」一時他甯靜地坐着不動，過了一會，才重振精神說：「現在我們必得來精究地討論一下。此地是交給我來管的，我的任務就是要把煤弄出來。要那樣做，我必得維持秩序和紀律。要怎樣做，我必得知道地方上人心下是怎樣想的。我必得預防叛亂，你懂得那個嗎？」

「您想知道的，我能夠去調查出來，上校。讓我到這裏做市長，我一定做得很有效果，」柯雷爾說。

蘭塞搖搖他的頭。「關於這個我沒有接到命令。我只好自己來判斷，我想你決計再不會明白這兒的情形了，我想誰也不會對你說話了；誰也不會接近你，除了那些要靠錢生活和能靠錢生活的人以外。我想沒有一個護衛。你將很危險。我很高興如果



你能夠回到京城裏去，到那裏去爲你所立的功得到報酬。」

「但是我們職務是在這裏，上校，柯雷爾說。『我已經盡了我的職務，這在我的報告中都寫得有。』」

蘭塞繼續說他的，好像沒有聽見柯雷爾說話一般。『歐爾丁市長不是一個普通的市長，』他說。『他就是人民。他不用問便知道他們所做的和所想的，因爲他想到人民所想的事。由於觀察他一個人，我就可以知道人民，他定得留任的。這便是我的判斷。』

柯雷爾說：『上校，我的工作應該值得比遣送出境更好一點的待遇。』

『是呀，當然值得』，蘭塞慢慢地說。『但是比起那些更大的工作來，我想你現在不過是一個害人精而已。如果你還沒有受到人民的仇恨，你遲早總會要受到的，在任何小小的叛變之中，你便要成爲第一個被殺者。我看你還是回去的好。』

柯雷爾固執地說：『你可以允許我在此等到我上到京城裏去爲報告回信來了再走？』

『那當然可以。但是就主張你回去，是爲你自己的安全，老實說，柯雷爾先生，你在這裏已經沒有價值了，但是——自然還有別的計劃和別的國家。也許你現在可以早日到別的新城市或別的新國家去。你可以在一個新的地域得到新的信用。你也許會被派到一個更大的城，甚至一個都市，去負担更大的職責。我想我要把你在這兒的工作，特別推荐一番。』

柯雷爾的眼睛，感激得發亮了。『謝謝你，上校』，他說。『我們會努力工作過了。也許你是對的。不過你一定要允許我等京裏一個回信。』

蘭塞的臉容很緊張，眼睛睜成一縫，他粗莽地說：『戴上一頂鋼盔，臥在家裏，晚上絕對不要出門，還有，最要緊的，不要喝酒。不要相信任何女人，或任何男人。那個你懂得了嗎？』

柯雷爾帶着可憐的相望着上校。『我想你還不知道。我有一所小房子。一個很愉快的鄉下姑娘伺候我。我甚至想她有一點兒喜歡我。這些都是很樸實，和平的人。我知道他們。』

蘭塞說：『世界上就沒有和平的人民，你在何處聽到過有？世界上就沒有友愛的人民，你懂得嗎？我們侵入了這個國家——你，他們喚作賣國賊的你，會爲我們準備了。』他的臉脹紅了，聲音也提高了。『你難道不明白我們是和這國的人民在打仗

嗎？」

柯雷爾有一點兒自滿地說：「我們把他們打敗了。」

上校立起身來，無力地揮動他的臂，於是項特從他的畫板上抬起頭來，用手扶住他們板子，以免振動。項特說：「當心點吧，上校。我正在上墨。我不願從頭再畫過。」

蘭塞低頭坐了他一下說：「對不起」，隨即繼續說他的話，儼然在爲著一班學生似的。他說：「打敗是一時的。一次打敗並不能保持長久。我們從未被打敗，現代我們卻又來打人家了。打敗算不了一回事，你懂得嗎？你知道他們在門背後細聲說些什麼？」

柯雷爾問：「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猜他們一定在說着。」

於是柯雷爾曲意奉承地說：「您怕嗎，上校？佔領這地方的指揮官會怕嗎？」

蘭塞重重地坐下來，說：「也許那是不錯的。」於是又嫌惡地說：「那些沒有打過仗，而又知道其中一切的人，我真有點厭惡」。他用手托着他的下巴說：「我記得在比利時的京城有一個矮小的老婦人——面孔很仁慈，頭髮雪白；她還不到五呎高；手很細嫩，你可以看見她皮下的血管，差不多是黑色的。以及她的黑圍巾和她的白頭髮。她管帶着一種顫抖而可愛的聲音，唱我們的國歌給我們聽。她隨時都知道在那里可以買到香煙，那裏可以找到處女。」他把手從下巴放下來，一時好像從夢中覺醒了似的。「我們不知道她的兒子曾被處死刑，」他說。「當我們最後把她槍斃的時候，她已經用她那黑長髮針殺死了十二個人了。那髮針我至今還留在家裏，那針上有一個珠瑯的頭子，上面有一個紅藍色的小鳥。」

柯雷爾說：「可是你們把她鎗斃了嗎？」

「當然我們鎗斃了她。」

「而那殺害停止了嗎？」柯雷爾問。

「沒有，殺害並沒有停止，當我們最後敗退的時候，人民殺獲了那些走散的軍隊，有的被燒死，有的被剝了眼睛，有的甚

至被處死刑。」

柯雷爾高聲地說：「這些都不是可說的好事情，上校。」

「也不是可記憶的好事情，」蘭塞說。

柯雷爾說：「如果恐怕，你就不應該來指揮軍隊。」

於是蘭塞溫柔地回答說：「我知道怎樣打仗，你看見的。如果你也知道的話，你就不會犯那些無聊的錯誤了。」

「您對那些青年軍官，也是這樣說了的嗎？」

蘭塞搖搖頭。「沒有，他們不會相信的。」

「那末，您爲什麼對我說呢？」

「因爲，柯雷爾先生，你的工作已經完結，我記得有一次——」他正說到這裏，樓梯上便發生了一陣腳步聲，而房門也就擠開了。一個哨兵伸頭進來望了一下，駱佛特上尉衝過那哨兵，走了進來，他很嚴肅，冷靜，而又有軍人精神；他說：「外面發生了事故了，上校。」

「事故？」

「我得報告，上校，彭狄克上尉被殺死了。」

蘭塞說：「啊——是呀——彭狄克！」

樓梯上又來了腳步聲，跟着就有兩個人抬着一架昇床進來，上面有一個用毛毯蓋着的人。

蘭塞問：「你確實知道他是死了嗎？」

「確實是死了。」駱佛特嚴肅地答。

兩個中尉也從臥室裏來了，他們目瞪口呆，好像有點嚇倒了似的。蘭塞說：「指那窗下的牆邊，把他放在那裏。」當抬來人走後，蘭塞跪下來，掀開了毛毯的一角，隨即又快快地放下了。他仍舊跪在那裏，望着駱佛特說：「誰殺害了他的？」

「一個獵犬，」駱佛特回答說。

「爲什麼事？」

「我正在那裏，上校。」

「好吧，那末，把經過報告我聽！快報告，聽見沒有？」

駱佛特伸直了一下，正式地說：「我剛剛去接了彭狄克上尉的班，照上校所命令的，彭狄克上尉正預備回到這裏來，於是有一個想要罷工的反抗的礦夫，和我鬧起來了，他叫道要做一個自由的人。當我命令他去作工的時候，他舉着他的鶴嘴鏟，直向我打來，彭狄克上尉想要阻止他。」他稍稍向那屍首做着手勢。

仍然跪在那裏的蘭塞，慢慢地點着頭，「彭狄克是一個怪人，」他說。「他愛英國人的一切。我想他是不太喜歡打仗的！：你捕獲了那兇手沒有？」

「捕獲了，上校」，駱佛特說。

蘭塞慢慢地立起來，好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這樣又開始了，我們要把這個人槍斃，而再造出二十個新的敵人。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

普拉克爾說：「你說的什麼，上校？」

蘭塞回答說：「沒有什麼，一點也沒有什麼。我只是在亂想。」他轉向駱佛特說：「請你去拜上歐爾丁市長，說我請他馬上來見見我。這是很要緊的。」

項特少校抬頭看了一下，把他的筆上的墨仔細地弄乾之後，放到一個襯紙的盒子裏去了。

（第二章完）

在城裏街上的人都突然地跑動起來，他們眼睛中，已無驚訝之光，而只有憤怒之色了，在礦坑，工人們都悻悻地在推着煤車。小商人站在櫃台後面去接待顧客，但是誰也不和他們說話。顧客們互相說話，也不過是幾個簡單的字，人人都在想着戰事，想着他們自己，想着過去，以及怎樣突然地變了的。

在市長歐爾斯官邸的客廳裏，燒着一爐小火，點着電燈，因為外面是一個陰天，氣候嚴寒，那客廳本身，也在改變了，鋪帷的椅子，都推到牆邊去了，小桌子也拿到旁邊去，約瑟和安麗正從右邊的門口，勉強抬着一張吃飯的大方桌進來。他們把桌子橫起在搶着約瑟已經進到客廳裏來了，而安麗仍在門外，只把一個眼紅了的面孔伸進門來。約瑟把那進來的兩隻桌子脚，上下左右地在試着，他叫道：「安麗，不要推！現在來呀！」

「我現在來了，」那紅鼻子，紅眼睛，憤怒的安麗說。安麗老是有點兒憤怒，這些兵，這種職業，並沒有能夠改變他的脾氣。真的，她那多年來只是被人認為一種壞脾氣的，現在却突然看成愛國的熱忱了。安麗用熱水澆那些兵士，曾博得了一點小小的聲名，說她是自由的代表，其實，無論是誰要在她後門口瞎鬧的，她都會澆他的水，那回恰巧遇着是幾個敵兵，所以她就成爲一個巾幗英雄了，又因爲發脾氣是成功的起點，所以她繼續鞭策她自己時時大發脾氣，以達到更大的新的成功。

「不要拖着下面，」約瑟說。那桌子從門口擠進一部分來了。「放穩！」約瑟警告她說。

「我放得很穩的，」安麗回答。

他們把桌子放下，約瑟站開一點，去研究如何可以拿進來。安麗交叉起兩手望着他。他試了一下桌子的一隻脚。「不要推，」他說，「推得太兇不行。」他一個人畢竟把那桌子拿進房來了，安麗又着手跟了進來，「現在可以把它放得好了。」約瑟說

最後安麗幫着他把桌子豎起來，抬到房中間去了。「哼」，安麗說，「如果不是市長叫我抬，我真不會來抬呢。他們到底有什麼權利來搬動這些桌子？」

「他們有什麼權利進到這兒來呢？」約瑟問。

「毫無權利，」安麗回答。

「毫無權利，」約瑟應聲說。「我看好像他們一點權利也沒有，不過他們都來了，用他們的鎗炮和他們的降落傘；他們都來了，安麗呀。」

「他們是沒有權利的，」安麗說。「但是他們要拖一張桌子抬到這客廳裏來幹嗎？這又不是飯廳。」

約瑟搬了一把椅子到桌子邊，他仔細地把它安放在離桌子不遠不近的地方，又把它放正，「他們要在這裏開審，」他說，「他們要審判莫爾登。」

「就是茉莉的丈夫嗎？」

「就是茉莉的丈夫。」

「因為用鋤頭打死了那個人嗎？」

「正是，」約瑟答。

「但是他却是一個好人，」安麗說，「他們沒有權利審判他。茉莉生日的時候，他送了她一件大的紅衣。他們到底有什麼權利來審莫爾登？」

「那就是因為，」約瑟解釋說，「他把這個人打死了。」

「即令是他打死了那個人；不過那個人不該命令他這樣那樣。我聽人說到這回事。莫爾登是不喜歡受人命令的。莫爾登在年輕的時候，會做過議員的，他的父親也是。而茉莉却做出很好的點心，」安麗很寬恕地說。「只是點心上的糖衣，有時嫌太硬一點。他們到底要把莫爾登怎樣？」

「要鎗斃他，」約瑟很愁苦地說。

「他們不能夠那樣做。」

「把椅子搬過來，安麗。是呀，他們能夠的。他們就要鎗斃他。」

安麗嚴厲地用手指着他的臉。「你記住我的話，」她憤怒地說，「如果他們傷害了莫爾登，老百姓一定不高興的，老百姓都喜歡莫爾登。他以前會傷害過什麼人沒有？回答我這一點！」

「沒有，」約瑟答。

「好呀，那末，你瞧吧！如果他們傷害了莫爾登，老百姓就會要發狂的，我也會要發狂的。那我決受不了！」

「你有什么辦法？」約瑟問她。

「爲什麼沒有辦法，我要親手殺死他們幾個，」安麗說。

「那末，他們又會要把你鎗斃的，」約瑟說。

「讓他們來鎗斃我好了！告訴你，約瑟，事情能夠鬧得很大的——夜裏隨時都可以出亂子，殺死人。」

約瑟在桌子頂上，將一把椅放正了，他奇異地也變成一個叛黨了。他細聲地叫了一聲：「安麗。」

安麗停下來，察覺到他的聲調有些不同，於是走近他身邊去。他說：「你能守秘密嗎？」

她以讚佩的眼光望着他，因爲他從來就沒有過什麼秘密。「可以。有什麼事情？」

「好吧。底爾和達格爾昨晚上離開了這裏。」

「離開了！到那裏去了？」

「他們離開這裏到英國去了，坐船去的。」

安麗喜歡得吐了一口氣，預期着成功。「有什麼人知道嗎？」

「呃，不是人人都知道，」約瑟說。「也可以說是人人都知道，只除了——」他用大姆指朝樓上快快地指了一下。

「他們什麼時候走的？爲什麼我沒有聽見說呢？」

「那時你正忙。」約瑟的聲音和面孔冷將下來。「你知道那個柯雷爾嗎？」

「知道。」

約瑟更走近她一步說，我看他活不長久了。」

「那是爲什麼？」安壓問。

「一般人都是這樣說。」

安壓緊張得又吐了一口氣。「啊啊！」

約瑟最後又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一般人都團結起來，」他說。「他們不喜歡被人征服，就會有事情要發生的。你睜開眼睛瞧看吧，安壓。將來會有的是事情給你做的。」

安壓問：「市長怎樣？他預備怎樣做？他的態度怎樣？」

「誰也不知道，」約瑟說。「他什麼也沒有說。」

「他不會反對我們的，」安壓說。

「他沒有說，」約瑟說。

左手邊的門開了，歐爾丁市長慢步地走進來。他看去很疲倦而衰老的樣子。在他後面走着進來的，是溫特博士。歐爾丁說：「那很好，約瑟，難爲你，安壓。這樣看去很好。」

於是約瑟和安壓，都退了回去。約瑟還回頭望了門裏一下，然後再把門帶關了。

歐爾丁市長走到火邊，回轉身來，烤他的背。溫特博士拖出一把椅子到桌子前頭坐下了。「我不曉得我這個市長還做得多久？」歐爾丁說。「人民業已不信任我了，敵人也對我沒有信任。不曉得這到底是好還是壞呀。」

「我也不曉得，」溫特說。「你難道不能信任自己嗎？在你自己心裏是沒有疑惑的吧！」

「疑惑？當然沒有。我是市長。許多事情我都不明白。」他又指着那桌子說，「我就不懂他們爲什麼要在這裏來審判。他們要到這裏來審判莫爾登的殺人罪。你記得莫爾登吧？他有那樣一個漂亮的老婆茉莉。」

「我記得的，」溫特說。「她從前是在小學裏教書的。是呀，我記得的。她是那般漂亮，當她到了非戴眼鏡不可的時候，



她會恨呀。啊，我想莫爾登是殺死了一個軍官，不錯。對那回事情誰也沒有疑問。」

歐爾丁市長很悲傷地說：「那個誰也沒有疑問。但是他們爲什麼要來審判他？他們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把他鎗斃呢？這並不是一個懷疑或確實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有正義或無正義的問題。那個在這裏談不到。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審判他——而且在我的家裏？」

溫特說：「我猜想這是爲要做給人看。關於這事他們有種想法：事情要照程式去辦，才能辦得通，有時人民也能滿意於那種程式。我們現在有大軍在此，軍士都是有武器在手的，但是要鎗斃一個人，並不是全仗仗武力，你明白吧，侵入者一定要付諸審判，而希望可以使人相信賞罰之中是有正義的。殺人者死，法有明文，莫爾登確會殺死了那個上尉。你知道的。」

「對了，那一點我明白，」歐爾丁說。

於是溫特又繼續說：「如果這審判是在人民認爲正義所在的市長官邸中舉行——」

他說到這裏，右邊的門開了，有一個年輕的女人進來，把他的話打斷了。那女人大約有三十歲光景，相貌長得很漂亮。她把眼鏡拿在手裏。她穿得很簡單整潔，態度很是興奮。她很快地說：「安麗要我直接走進來，市長。」

「當然可以，」市長回答，「你是莫爾登萊莉吧。」

「是的，市長，我正是，他們說莫爾登要受審判，被鎗斃。」

歐爾丁低頭望了地板一下，沒有回答什麼，於是萊莉又繼續說：「他們說是由你來審。將來要判他死刑的是你。」

歐爾丁抬起頭來驚訝地問：「什麼？這話是誰說的？」

「城裏的人說的。」她伸直了腰身，半申訴半請求地問：「那種事你不會做的吧，市長？」

「一般人爲什麼會知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他說。

「那是一個大的神祕」溫特博士說。「那是一個使得全世界的統治者都不安的神祕——一般人怎樣會知道的，聽說這使我們的侵入者現在也爲之不安，怎樣儘管審查，消息還要洩露出去了呢？怎樣事情的真相，老是傳了出去，而統制不了呢？這還是一個大的神祕。」

那女人抬頭望了，因爲那屋裏突然地暗下來，使她好像嚇倒了似的。「這是雲的關係，」她說。「那是說雪要來了，不過今年的雪，也就下得太早呀。」溫特博士走到窗邊去，仰望着天，說：「是呀，這是一片大烏雲；也許可以就是這樣過去的。」

歐爾丁市長扭燃了一盞燈，燈光也很暗淡，只照出一個小圈的光來。他又把它扭熄了，說：「白天的光是很寂寞的。」現在茉莉又走到他跟前。去。「我丈夫不是一個殺人的，」她說。「他只是個性急的人，但是他從來沒有犯過法。他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

歐爾丁用手撐住頭說：「莫爾登從小孩子時候起，我就認識他的。我認識他的父親，他的祖父。他祖父是從前的獵熊者。你曉得嗎？」

茉莉簡直沒有把他的話聽進耳去。「你不會審判莫爾登的吧？」

「不會的，」他說。「我怎樣能夠去審判他。」

「一般人說你會，爲着治安的緣故。」

歐爾丁市長站在一把椅子後面，用手緊緊地捏着椅背。

「茉莉，人們需要治安嗎？」

「我不曉得，」她說。「他們要自由。」

「好呀，他們知道怎樣得到自由嗎？他們知道要用什麼方法，來對付一個有武器的敵人嗎？」

「不知道吧，」茉莉說，「我想他們是不知道的。」

「茉莉，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市長，但是我想，人民一定覺得，如果他們柔順的話，他們就敗了。他們要向這些軍人表示，他們並沒有敗。」

「他們並沒有鬥爭的機會，對於機關鎗，有什麼可鬥爭的呢？」溫特博士說。

歐爾丁說：「如果你聽說他們要怎麼做的話，你就來告訴我吧，茉莉。」她疑慮地望着他，好呀——」她說。

「你的意思是不答應我的。你不相信我。」

「但是關於莫爾登怎樣辦？」她問。

「我不會審判他的，他對於我們的人，並沒有犯罪，」市長說。

茉莉現在有點遲疑了。她說：「他們會——他們會殺莫爾登嗎？」

歐爾丁睜視着她，說：「親愛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

她變得很嚴肅的了。「謝謝你。」

歐爾丁走近她身邊去，於是她無力地說：「不要撫觸我，請你不要撫觸我。請你不要撫觸我。」他的手掉下去了。她站着不動，過了一會剛直地轉過身走出門外去了。

當她剛闖上房門，約瑟進來了。「市長，上校要見你。我說你很忙。我知道茉莉在這裏。夫人也要見你。」

歐爾丁說：「去請夫人進來。」

約瑟走出去，夫人跟他就進來了。

「我真不曉得怎樣來維持一個家，」她開口了；「人多得不是這個房子所能住得下的。安穩一天到晚發脾氣。」

「不要說這些廢話！」歐爾丁說。

夫人驚異地望着他。「我不知道有什麼——」

「不要說這些廢話！」他說。「莎拉，我要你到莫爾登家里去，你懂得嗎？我要你去陪陪茉莉，他現在很需要你。你不要說什麼，只管陪着她好了。」

夫人說：「我有不少的事——」

「莎拉，我要你去陪陪茉莉，不要讓她一個人。你就去。」

月落烏啼霜滿天

她傻傻地了解了。「好」，她說，「好的，我去。這事情要好久才可以完結？」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到了時候，我要安靈來通知你。」

她在他的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便走去了，歐爾丁走到房門口，叫道：「約瑟，現在去請上校。」

蘭塞進來了。他穿的一身剛燙好的制服，皮帶上掛着一把小指揮刀，他說：「市長，您好。我希望非正式地和你談一談。」他望了一下溫特博士。我想和你單獨地談一談。」

溫特慢慢地走向門邊去，剛等他走到那里，歐爾丁叫道：「醫生！」

溫特回過頭來。「有什麼吩咐？」

「今天晚上你再來一次好嗎？」

「有什麼事情要做嗎？」那醫生問。

「不是，不是。只是我不喜歡一個人孤零零地。」

「我來好了，」醫生說。

「醫生，你覺得茉莉看去沒有事嗎？」

「啊，我想不會有什麼。近乎歇斯里的，我想。但是她出身於一個高尚的門第。她出身於一個高尚強實的門第。她是肯德萊家裏的人，你知道的。」

「我忘記了，」歐爾丁說。「不錯，她是肯德萊家裏的人。」

溫特博士走出去了，輕輕地把門帶關。

蘭塞很有禮貌地等了多時。他注視着那門關好了。他又望了一下桌子和周圍的椅子。「我不願告訴你，市長，說我對於這事多麼難過。要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好了。」

歐爾丁市長鞠了一下躬，蘭塞又繼續說：「市長，我喜歡你，我尊敬你，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做。你一定會承認的。」

歐爾丁沒有回答。他直視着蘭塞。

「我們並不單獨行動，或者是由我們自己判決。」  
蘭塞沒有再說下去，他等着一個回答，可是沒有等到。

「上峯給我們定下了規矩，在都城裏有規矩定下來。這個人殺害了一個軍官。」

最後，歐爾丁回話了：「那末你爲什麼不把他鎗斃呢？那正是鎗斃人的時候呀。」

蘭塞搖搖他的頭。「如果我同意你這種辦法，那還有什麼分別呢？你都知道處罰主要的目的，是阻止未來的犯罪，以儆效尤。因此處罰，與其說是對罪犯，不如說是對其餘的人的，所以一定得公開示衆，甚至一定得表演一下。」他把一隻手指插進他的皮帶，用指彈着那把小指揮刀。

歐爾丁走開去，望着窗外幽暗的天。「今晚上要下雪呀，」他說。

「歐爾丁市長，你知道我們的命令是鐵面無情的。我們一定得把那煤弄到手。如果你的人民不守秩序，我們就只好用武力來恢復那種秩序。」他的聲音很堅決。「如果有必要，我們開鎗殺人亦所不惜。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不遭殃，你一定得幫助我們保持秩序。現在，我們的政府認爲那處罰放好是由地方當局發出。這樣可以使情勢更有秩序些。」

歐爾丁細聲地說：「傳說確是不錯。那是一個神祕。」於見他提向了一點嗓子說：「你希望我在此來審問莫爾登，而判處他的死刑嗎？」

「是的，如果你肯是這樣做，你就可以防止今後的許多流血。」

歐爾丁走到桌邊，拖了一把大椅子到桌子前頭坐下了。突然間他好像是審判官一樣，把蘭塞視爲罪犯來開審判了，他用指頭在桌上敲擊着。他說：「你和你們的政府不明白。你和你們的政府和人民是世界上唯一的，幾世紀來，人民，屢次失敗，而每次都是因爲你們不了解人民。」他停了一下，又繼續道：「這種主義是不能收效的。第一，我是一個市長。我無權判處死刑。在我們這個社會裏，誰也沒有那種權柄，如果我要這樣做的話，我也要和你們一樣地犯法了。」

「犯法？」蘭塞問。

「你們來的時候，你們殺死了六個人。在我們的法律，你們大家都是犯了殺人的罪。上校，你爲什麼要來談這無聊的法律

呢？在你們和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法律。這是戰爭。難道你不知道你們終非把我們殺光不可，或是到了時候，我們把你們殺光？你們初進來的時候，已經把法律破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法律。難道你不知道嗎？」

蘭塞說：「我可以坐下嗎？」

「你爲什麼要問？這又是一句謊話。你儘可以要我立著的。」

蘭塞說：「不然；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在我個人，我是很尊敬你的人格和你的地位的，還有——」他用手貼着他的前額，一會他繼續說——「你知道的，市長，我想我自己是一個有相當的年齡，有相當的記憶的人，這是不足輕重的，我也許可以同意你，但是那並不會有何影響。我現在所做着的軍事和政治的模範，是有一定的趨勢，和一定的教練的。」

歐爾丁說：「而這種趨勢和教練，自從有世界以來，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證明了是錯誤的。」

蘭塞苦笑了。「像我這樣一個有點記憶的人，也許會同意你，也許甚至要加上一句，軍人心裏的一種趨勢和模範，是沒有學習的餘地的，是沒有明察的餘地的，他們只要殺人，那就是他們的職業，可是我並不是一個就於記憶的人。那曠工必得公開地鎗斃，理論是以做其餘的人效尤。」

歐爾丁說：「那末，我們用不着再談論了。」

「不然，我們必得談論一下。我們要你幫助。」

歐爾丁默默地坐了一會，於是說：「我告訴你我的辦法。在殺死我們的兵士的你那機關鎗部有多少人？」

「啊，我想不會多過二十人，」蘭塞說。

「好的。如果你可以把他們鎗斃，我就來判處莫爾登的死刑。」

「你開玩笑的吧？」上校說。

「一點不開玩笑。」

「這絕對辦不到。你明白的。」

「我明白的，」歐爾丁說。「你要求的也絕對辦不到。」

「我早猜着了，畢竟只好讓柯雷爾來做市長。」他快快抬起頭來。「我們審判的時候，你可以到嗎？」

「可以，我到好了。那末，莫爾登不至於感到孤寂。」

蘭塞望着他，帶着一點憂愁地微笑了。「我們會共同做過一樁事情，對嗎？」

「對的，」市長答，「一樁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情，一樁絕對辦不到的事情。」

「而那是什麼呢？」

「就是要永遠地破壞人類的精神。」

歐爾丁的頭向桌子低下去了一點，並沒有抬起頭來，他回答說：「天下起雪來了。還沒有等到晚上。我喜歡雪的那種清冷可愛的味道。」

## 四

到十一點鐘的時候，便下起雪來，縷綿綿大塊大塊地。天已經完全看不見了。人們都在飛雪中疾走，雪積在門口，積在廣場上的雕像上，積在從礦山到碼頭去的鐵路上。雪積起來，人們推着小車在雪上滑走。籠罩在那城上的，是一團黑暗，比烏雲還要黑，籠罩在那城上的，是一股陰沉之氣和一種冷淡而有增無已的仇恨。人們並不久立在街頭，他們走進屋子裏去，而關上門來。好像在窗簾背後，有眼睛在望着似的，而當軍人從街上走過，或是巡邏者巡到正街上來的時候，那眼兒便落在巡邏者身上，冷酷而陰沉。在店家們要來買點東西作午飯吃，也就只說聲要買什麼，買到了，付過錢就走，和店家一句話多不說。

在那市長官邸的小客廳，燈光閃爍着，那光照耀着窗外的飛雪。審判已經開庭了。兩塞坐在桌子頭上，右邊是項特，再過去是董德，而在桌子的底下那一頭，坐着駱佛特上尉，他前面放着一小堆的文件。在桌子的那一邊，歐爾丁市長坐在上校左手，普拉克爾靠他坐着，普拉克爾在那本拍紙簿上寫着什麼東西。在桌旁邊，站着兩個衛兵，刺刀裝好，銅盔戴好，看去就像兩個木偶。在他們旁邊，便是莫爾登，一個魁梧奇偉的青年，前額又寬又低，眼睛凹進去，鼻子很高而且很尖。他的下巴很堅實，嘴很寬大。他肩寬而臂窄。在他的前面，他那上了鏽鏽的手，不斷地在一握一鬆。他穿的一條黑褲子，做領的藍襯衫，一件深色的上衣，磨得放亮了。

駱佛特上尉在他的前面唸着案卷上的文字：「第一次命令他轉去作工的時候，他拒絕不去，再命令他的時候，他便拿他手中的鋤頭來打駱特上尉。彭狄克上尉走過去抵擋着——」

歐爾丁市長咳了一聲嗽，等到駱佛特停止唸時，他便說：「坐下吧，莫爾登，你們那個衛兵去拿一把椅子給他。」那衛兵無疑地轉身去拖了一把椅子過來。



駱佛特說：「囚犯照例是要站着的。」

「讓他坐下吧，」歐爾丁說。「這只有我們曉得。你做報告時說他是站着的好了。」

「報告是不作與做假的，」駱佛特說。

「坐下吧，莫爾登，」歐爾丁再說了一遍。

於是那個魁梧的青年坐下了，他被鍊鏢了的手不斷地在他膝頭上動着。

駱佛特又開始了：「這是違反一切——」

蘭塞上校說：「讓他坐下吧。」

駱佛特咳清楚了一下嗓子：繼續唸他的案卷：「彭狄克上尉走過去抵擋着，便挨了一下，腦殼被打破了。」還附加着

個醫生的報告。要我唸一遍嗎？」

「不必啦，」蘭塞說，「儘快地把這案卷審完吧。」

「這些事實都有人證。我們有好幾個兵士，都親眼看見的，她們都有呈報在此。這個軍事法庭判定這囚犯有謀殺罪，主

張處他以死刑。」要我那些兵士的報告唸一遍嗎？」

蘭塞歎了一口氣說：「不要。」他轉向莫爾登說：「你不否認你殺死了那個上尉？」

莫爾登愁苦地微笑了一下。「我打了他，」他說。「我不曉得我竟把他打死了。」

歐爾丁說：「你手法真不錯，莫爾登！」他們兩人如好朋友似的互相對望了。

駱佛特說：「你的意思是說別人把他殺死的嗎？」

「我不曉得，」莫爾登說。「我只打了他一下，於是就有人來打了我。」

蘭塞上校說：「你想提出什麼辯解麼？我想不出有什麼可以改變這個判決的，不過我們可以聽取你的辯解。」

駱佛特說：「我想呈請上校不要說那樣的話。那表示這個法庭不公平。」

歐爾丁乾笑了一下。上校望着他輕微地笑了。「你有什麼辯解嗎？」他再問了一次。

莫爾登舉起一隻手來做著姿勢，另外一隻手也跟著上來了。他像有點窘，所以隨把兩手放回原來的膝頭上去了。「我發了狂，」他說。「我的脾氣很壞。他說我非作工不可。我是一個自由人。我發狂了，所以我就打了他。我想我把他打得很重。我打錯了人。」他指著賂佛特說：「我想要打的是那個人。」

蘭塞說：「不管你打的是那一個，那都沒有關係。無論那一個都是一樣的。你做了這樣的事，是不是認錯呢？」他又對桌子上旁邊的人說：「如果他認錯，在報告上，似乎好看一點。」

「認錯？」莫爾登問。「我不認錯，他要我去作工——我，一個自由的人！從前還做過議員。他說我非做工不可。」

「但是如果判決的是死罪，你也不肯認錯嗎？」

莫爾登低下頭去，真個好好地想了一下。「不」，他說。「你的意思是說，我下次是不是要再這樣做？」

我正是那樣的意思。

「不，」莫爾登思索地說，「我還是不認錯。」

蘭塞說：「寫在報告上，說犯人不勝悔恨。判決是自動的。你明白嗎？」他對莫爾登說。「法庭是毫不容情的。法庭認為你有罪，而判你立即處死。我想用不着再這樣來苦你了。賂佛特上尉，我有什麼忘記了的事嗎？」

「你忘記了我，」歐爾丁說。他站起身來，把椅子推向後面去，再走到莫爾登的跟前。莫爾登由於向來的習慣，很尊敬地站起來。「莫爾登，我是你們民選的市長。」

「我知道，市長。」

「莫爾登，這些人都是侵入者。他們掠奪了我們的國家，利用突襲的手段，利用賣國賊和強力。」

賂佛上尉說：「上校，這應該不許他這樣亂說的。」

蘭塞說：「你不要響！他當著我們的面說，不是比背著說好嗎？」

歐爾丁仍繼續說下去，雖然沒有被人妨礙似的。「當他們初來的時候，人民都慌了，我也慌了。我們不曉得要怎樣做，或怎樣想。你的行為是我們最初的明白的表示。你私人的憤怒，就是一個公共的憤怒的開頭。我知道在城裏大家都說，我是跟著

這些人在幹。我將來總可以對市民表白的，不過你——你現在是要去死了。所以我要你明白這一點。」莫爾登垂着他的頭，隨即又拾起來。「我明白，市長。」

蘭塞說：「執行的隊伍預備好了嗎？」

「在外面等候，上校。」

「誰去指揮？」

「董德中尉，上校。」

董德抬起他的頭來，緊閉着口，運氣都不吐一口。

歐爾丁溫和地說：「莫爾登，你怕死嗎？」

莫爾登說：「是的，市長。」

「我不能要你不怕。我也有這麼一天的，而這些年輕的——戰神們也是一樣。」

蘭塞說：「叫隊伍來。」董德急急地立起來，走到門口去了。「他們都來了，上校。」他把門大大地打開來，可以看到門外跪着銅盔的人。

歐爾丁說：「莫爾登，去吧，你知道這些人從此多事，他們不走，或是不死，是別想有休息的，你會使得人民團結一致。這是一種悲傷的事，於你並無好處，不過事實是如此。從此多事。」

莫爾登緊緊地閉着他的眼睛。歐爾丁市長彎下身去，在他的臉上親了一下。「上帝保佑你，莫爾登，」他說：

衝隊拿齊莫爾登的手臂，那青年仍是緊閉着他的眼睛，讓他們把他帶出門去。隊伍四圍望了一下，提腳走下屋宇，走到雪中去了，飛雪蓋住了他們的足跡。

坐在桌子周圍的人都靜默着。歐爾丁向着窗外望去，看見窗上有一個急急地用手把雪拭去的小小的圓點。他望着那圓點着了迷，望了一陣才匆匆轉過頭來。他對上校說：「我希望你明白你們所做着的事。」

路佛特上尉收拾了他的文書，蘭塞問：「是在方場裏執行嗎，上尉？」

「是的，在方場裏。這一定要公開示衆，」賂佛特說。

於是歐爾丁說：「我希望你明白。」

「不管我們明白不明白，事情總得這樣辦的，」上校說。

室中充滿了沈默，大家都在聽着。不久，從遠處傳來了一聲槍響。蘭塞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歐爾丁把手放在他的額上，半天沒有出氣。隨即外面發出一聲吶喊來。窗上的玻璃被打破了，落到屋子裏來。普拉克爾中尉四面八方亂轉動着。他把手去摸他的肩，同時望着那肩膀。

蘭塞跳起來，叫道：「就是這樣發動了！中尉，你傷得很厲害嗎？」

「我的肩膀，」普拉克爾說。

蘭塞出來指揮了。「賂佛特上尉，雪上一定留得有足跡。那些人的家裏，現在都要去搜查，看有武器沒有。每個人家藏有武器的都要有人質。而你，市長，」他對歐爾丁說，「就要受拘禁，以便保護，而且請你了解這一點：殺死了我們一個人，我們便將鎗斃你們五個，十個，甚至一百個。」

歐爾丁低聲地說：「一個有某種回憶的人。」

蘭塞在發命令的中間停下來了。他慢慢地向那市長望過去，一時他們互相都了解了。再過一會，蘭塞伸直了他的肩膀。「一個沒有一點回憶的人！」他嚴厲地說。隨後他繼續發出命令：「城裏所有的武器，都要去搜來。無論那個反抗的人都把他捕來。快辦，免得雪上的足跡踏亂了。」

那軍部裏的軍官，都把鋼盔戴上了，打開了他們的手槍出發了。於是歐爾丁走到破窗前去，憂愁地說：「雪的氣味真是新鮮清冷呀。」

## 五

一天一天地，一禮拜一禮拜地過去了，一月一月地過去了。雪落而融，融而復落，最後落下來的竟未消融，小城中那些暗澹的房屋都戴上了白帽子，繫着白鈴子，畫着白眉毛了。朝着房屋的大門口，雪上都被人走出一條條的壕溝來。在埠頭上，載煤的船，放空回來，滿載而去，但是煤並不是容易從地底下挖出來的。熟練的礦工，也要弄錯，他們很笨拙而又遲鈍。機器壞了，要費很久的時間才能修復，那被征服國家的人民，在安排着一種慢慢的，無聲的，待機而動的復讎。那些做了賣國賊的，幫助過侵入者的人們——他們許多人都相信這樣做，可以使生活狀態要好些，可以得到一種理想的生活——發見他們的統治並不安全，平日的熟人，都冷淡地望齊他們，一句話也不和他們說。

而且死神常在天空飛翔着，等待着，隨時可以落下來。那直通礦山的，使這城市和國內其他的地方聯絡起來的鐵路上，也發生過事故了。雪崩到路線上來，把路軌衝壞了。如果不先去檢查一下路線，火車是開不出去的。爲報復計已經鎗決了人，可是無濟於事。時常有一羣羣的青年人逃走，跑到英國去了。英國人來炸那煤礦，不懂炸壞了一些東西，而且炸死了一些他們的朋友和敵人。而這也沒有什麼好處。冷酷的仇恨，與冬俱深，那無言的，惱怒的仇恨，那待機而動的仇恨。食物的供給受着統制——只對順民才發，對不服從的人是不給的——所以整個的人民都變得冷淡地服從了。但有一點，食物是不能不給的，因爲不吃飽是不能挖礦的，他提不起來，也無力逃走。仇恨深深地含在人民的眼中，不過沒有露出在表面上罷了。

而現在被包圍的，却是征服者，只有那一營人才是在沈默的敵人中間，誰也不能一刻鬆弛他的戒備。如果他一不小心，便要失蹤，而讓雪花落下來把他的屍體蓋住。如果他單獨一個人出去找女人，他也就喪失蹤的，而讓雪花落下來把他的屍體蓋住。

，如果他去喝酒，他也要失蹤的。那一營人，只能在一塊兒唱歌，只能在一塊兒跳舞，慢慢地跳舞停止了，而唱歌也就表示出懷鄉的念頭來。他們所說的，不外乎他們相愛的親戚故舊，他們所望的，不外乎溫暖與愛情，因為一個人當兵，一天只能當幾點鐘，一年只能當幾個月，過了那個時期，他便要再成爲一個常人，他需要女人，需要酒，需要音樂，需要笑，需要安逸，當這些都得不到的時候，他便要渴望不堪。

而那些人是想家。那一營人對於他們所征服的地方，變得深惡痛恨了。他們對於地方上的人很粗忽，而地方上的人對於他們也是一樣。征服者逐漸開始有一點兒恐怖起來，一種永遠不能解除的恐怖，他們永遠不能鬆弛或永遠不能回家的恐怖，有一天他們會要發狂，而被當作野兔一般在山林間被追逐着，因為被征服者從未放鬆他們的仇恨。巡邏者看見火花，聽見笑語，便要被吸引過去，可是等他們走近，笑聲停止了，溫暖消滅了，人們都是冷冷的，服從的。而那些兵士們，嗅到小菜館裏的熱烘烘的菜香，便走進去向來吃，可是送來的，不是太鹹，就是太辣。

兵士們讀到從他們國內來的，或是從其他被征服的國家來的消息，常常總是好的，一時他們相信，可是過些時候，他們便不能再相信了。每個人心裏都懷抱着這樣一種恐怖！「如果家裏崩潰了，他們不會告訴我們的，等到那時便太遲了。這裏的人便不會放鬆我們的。他們會要把我們都殺光的。」經比利時的撤退，以及從俄國退出來的騷事，他們又記起來了。那些讀過書的人，特別記得從莫斯科悲劇的狂亂撤退，當時俄國的每個農夫的鋤頭，都嘗了血味，而白雪也被屍體弄得腐臭了。

他們知道他們發狂也好，鬆弛也好，睡得太久也好，留在這裏總是一樣，而他們的睡眠總是不安的，他們的自己總是提心吊膽的。他們發出一些問題來，他們的軍官因爲不知道也不能回答。上峯即令對軍官們也不告訴的。軍官們也不相信國內來的那些報告。

就是這樣，征服者反而有些怕那些被征服者起來了。他們的神經很是過敏，他們在夜裏對着影子也要開鎗射擊的。那種冷淡而陰慘的沉默，常常圍繞着他們。於是在一星期中竟有三個兵士發狂了，哭了一天一夜，終至被送回國去。其餘的人也許還有要發狂的，如果不是發到發了狂的人送回國去，當局爲要免除他們在世受苦，都要一一處死的話；那種憐恤的死，想起來確是一件可怕的事呀。恐怖侵入他們的營中，而使那些兵士都很憂愁，至於那些巡邏的兵感到恐怖的時候，他們對於地方上的人

，便殘酷起來了。

歲時轉換，長夜漫漫。在下午三點鐘，天就黑了，要到早晨九點鐘，天才發亮。那些愉快的燈光，並不能照射到外面的雲上去，因為法律規定，為防禦轟炸起見，每個窗戶都不許有一點光線漏出來。雖則如此，而每當英國的轟炸機到來的時候，在煤礦附近，總是有點光線現出來。有時哨兵便對那些提着燈籠的人開鎗，有一次還打死一個拿着手電筒的少女。這樣並於事無補。殺人並沒有治診好一點什麼。

那些士兵的心情全反映在軍官們的身上。因為他們對兵士加以更嚴的訓練，而知他們的精神更不自由；因為他們的責任更重，使他們所費的苦心也就更多，但是那同樣的恐怖，他們都更深地掩藏着，一點不讓它表示出來，那同樣的鄉思，他們也就更深地封鎖在心靈的祕奧了。他們實處在雙重的緊張之下，因為被征服的人民，在找着他們的差錯，而他們自己的兵士，便在我着他們的弱點，所以他們的精神，緊張得要破裂的程度了。征服者受着一種極可怕的精神的圍困，所有的人，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都知道只要一露破綻，便將發生事情。

在那市長官邸的樓上，已無安樂存在。窗上都緊密地釘得有黑紙，室內到處放着一小堆堆的裝備——那不可輕試的器械和裝備，望遠鏡，防毒面具，和鋼盔。這兒的紀律至少是比較鬆弛了，儼然這些軍官們都知道什麼地方有些鬆弛，或者是那機器將要破壞了。在桌子上，放着兩盞氣油燈，投射出強烈而明亮的光來，壁上映出兩個大的陰影，那燈燒着的聲音，在室內成爲一種暗潮。

項特少校繼續在做他的工作。他的製圖板現在是永遠擺在那里的了，有炸彈來使他停頓一下，警報解除之後。他隨即又放進去了。他也不憂愁，因為對於項特少校，建築就是他的生命，而這兒却有比他所能設計或完成的更多的建築。他坐在他的製圖板的前面，燈光從後面射過來。他的丁字規在板上一上一下地移動，他的鉛筆不停地畫。

普拉克爾中尉，他的手臂仍然用吊帶吊着，坐在室中的桌子後面的一張直背椅上，在讀着一本畫報。在那桌子的頭上，普拉克爾正在寫信。他拿着他那翹得很高的筆在寫，偶然也抬起頭來，望一下天花板，來想那適當的寫信的字句。

普拉克爾把畫報翻過一頁來，說：「我可以閉上我的眼睛，而看見這條街上的每一家店舖。」項特不停地在做他的工作，

董德又寫了幾個字，普拉克爾又繼續說：「就在這後面有一家茶館。在這張畫上你看不見。那茶館叫作白頓。」

項特並沒有抬起頭來。他回答說「我曉得那地方。那裏有很好的海扇吃。」

「一點不錯，他們的海扇確是弄得好，」普拉克爾說：「那裏什麼都弄得很好。他們無論什麼，都很可口。他們的咖啡——」

董德從他的信上抬起頭來，說：「他們現在可沒有咖啡賣了。海扇也沒有了。」

「嗯，那我不大清楚，」普拉克爾說。「他們會賣過，而將來也還是要賣的。而那兒還有一個侍女。」他用手描繪着她的姿態，用他那隻好手。「一個金髮女郎，那般那般。」他低頭又看看他手上的畫報。「她的眼睛是最奇怪的了——奇怪是常常像濕潤的，儼然她剛笑過或是哭過。」他望了一下天花板，又細聲地說。「我會帶她出去玩過。她真可愛。我不曉得我當時爲什麼不常去找她。不曉得她現在是不是還在那裏呀。」

董德頹喪地說：「也許不在那裏了。到一家工廠去作工去了，也許。」

普拉克爾笑出來了。「我希望在國內他們不要限制女孩子的食用呀。」

「爲什麼不要？」董德問。

普拉克爾戲謔地說：「你是不大關心女孩子的事的，是不是？你不關心的！」

董德說：「女孩子當然有女孩子的用處，在那些地方，我還是喜歡她們。不過我不讓她們爬到我另外一種生活上來。」於是普拉克爾嘲罵地說：「我好像覺得她們無時無刻不爬到你整個生活上來。」

董德頗想把話題改變一下。他說：「我真恨這些氣油燈。少校，你何時可以把那發雷機修理好呢？」

項特少校從他的畫版上慢慢地抬起頭來，說：「現在應該已經修好了。我找了一些很好的工人在裝修着，從現在起，我想我要加一倍的衛隊。」

「你抓到了那個破壞的人嗎？」普拉克爾問。

項特嚴肅地說：「這也許就是那五個人中間的一個。我抓到了五個人。」他一面在想事一面說：「只要懂得的話，要破壞



「一個發電機是極容易的事。只消射它一鎗，它便自然壞了。」他又說：「現在應該可以發電了。」

普拉克爾仍然在看他的電報。「我極想知道我們要什麼時候，才可以調動呀。我極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會呀。少校，你想回家去休息休息嗎？」

項特從他的工作上抬起頭來望了一下，他的面色一時很失望。「是呀，當然。」他又回復到他自己了。「這條支路我已經過四次了。我總不憚爲什麼炸彈老是要炸壞這一條特殊的支路。我對於這條路線，真有點厭倦了。因爲彈穴的關係，我每次都得改途易轍。又沒有時間去填塞那些彈穴。地凍得太硬了。那好像太費事了。」

突然間電燈來了。董德自動地伸出手去，把那兩盞氣油燈扭熄了。那燃燒的聲音也就從室內消滅了。

董德說：「謝天謝地！那氣油燈的聲音真有點刺激我的神經。使我覺得好像有人在竊：私語。」他把他寫好的信折起來，於是他說：「真奇怪，許多信都寄不來。兩星期來我只接到一封信。」

普拉克爾說：「也許沒有人寫信給你。」

「也許，」董德說。他轉問項特少校。「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我是說，在國內——你以爲他們會告訴我們嗎？——我是說，有什麼不好的事情，譬如有人死了，那一類的事。」

項特說：「我也不曉得他們會不會。」

「好吧，」董德接着說，「我真想離開這個上帝捨棄的洞穴！」

普拉克爾插嘴說：「我還以爲你在戰後還會在這里住下去呢！」於是他又學着董德的聲音說：「把四五個農場聚在一塊兒。做成一個很好的地方，一種家族的落籍地。那不是你说的嗎？你不是想做這山谷的地主嗎？善良和悅的人民，美麗的草地，麋鹿，和小孩子。董德，是不是那樣的呀？」

當普拉克爾說的時候，董德的手掉下去了。隨即他抬起兩手來，捧着他的額頭，很激情地說：「閉嘴！不要是那樣的說！這些人民呀！這些可怕的人民呀！這些冷淡的人民呀！他們從來都不望你一眼。」他發抖了。「他們從來不說一句話。他們回答你的時候，就像死人一樣。他們勉強服從，這些可怕的人民。而那些女孩子，就像凍結了似的！」

門上發出輕輕的叩門聲，約瑟送了一煤斗的煤進來。他默然地走過室內，輕輕地把那煤斗放下，沒有一點聲音，於是誰也不望一眼，便轉身走向門外去。普拉克爾高聲地說：「約瑟！」約瑟轉過身來，也不回答，也不仰望，僅是微微鞠躬。於是普拉克爾用更大的聲音說：「約瑟，家裏有什麼酒或是白蘭地沒有？」約瑟搖搖頭。

董德從桌邊站起來了，他的面上堆滿了忿怒之色，他大吼道：「回答呀，你這野豬！用話回答呀！」

約瑟並沒有抬頭來望。他毫無音調地說：「沒有，先生；沒有，先生，家裏沒有酒。」

董德大怒地問：「沒有白蘭地嗎？」

約瑟望齊地下，仍然是毫無音調地說：「先生，沒有白蘭地。」他站着一動也不動。

「你要什麼？」董德說。

「我要出去，先生。」

「那末，你去吧，滾你媽的！」

約瑟轉過身，默默地走出門外去了。董德從口袋裏掏出一條手絹來，拭着他的面孔。項特望了他一下，說：「你不應該讓他那般容易地就把你回絕了。」

董德坐下到他的椅子上，用手撐着他的額頭，繼續地說：「我想要一個女人。我想要回家去。我想要一個女人。在那城裏有一個女人，一個漂亮的女人。我老是在看見她。她有金貴的頭髮。她就住在那荒貨店的旁邊。我想要那個女人。」

普拉克爾說：「注意一下你自己。注意一下你的神經。」

就在那個時候，電燈又熄了，室內成爲一片黑暗。項特擦着火柴，想去再點燃那氣油燈的時候，說：「我覺得我把所有的都修好了。恐怕是我漏掉一個了。可是我可不能時時刻刻跑到那里去呀。我已找得有很好的工人在那里。」

董德點燃了一盞氣油燈，接着又點第二盞。項特很嚴格地對董德說：「中尉，你有想要說的話，儘管對我們都說出來。不要讓敵人聽到你說這樣的話呀。他們要知道你的神經起了變化，他們比什麼還高興啦。不要讓敵人聽到你呀。」

董德又坐下了。氣油燈的光直照在他的臉上，那燃燒的聲音充滿一室。他說：「那是不錯的！敵人到處都是！每個男人，

每個女人，甚至小孩子都是！敵人到處都是！他們的面孔從門口望出來。窗簾後面的人臉，隨時在變，我們把他們打敗了，我們到處都得了勝利，他們雖一時服從了，可是他們在等待機會，待機而動，半個世界都是我們的了。少校，在其他的方面，也是這樣嗎？」

項特回答說：「我不知道。」

「那是不錯的，」董德說。「我們不知道。那些報告——我們所有的一切文件都說，被克服的每個國家都歡迎我們的兵士，都歡迎新秩序。」他的聲音改變了，愈變愈小了。「關於我們的事，那報告又不曉得是怎樣說的呀？是不是說我們很受歡迎呢，很受愛戴呢，滿路上都散着是花呢？啊，這些可怕的人民，都在雪中等待着！」

於是項特說：「好，現在你什麼都說出來了，你覺得好過點了嗎？」

普拉克爾一直在用拳頭敲着桌子，現在他說：「他真不應該說那樣的話的。他應該隱在心裏。他是一個軍人，可不是嗎？那末，讓他做一個軍人吧。」

門輕輕地推開了，路佛特上尉走了進來。他的鋼盔上還有雪，他的肩膀上也是。他的鼻子凍得緋紅，他的大衣的領子豎起來，差不多把他的耳朵都遮住了。他脫下他的鋼盔，上面的雪掉到地板上，他又把他肩上的雪打了。「這是什麼生活呀！」他說。

「又有什麼亂子嗎？」項特問。

「亂子總是有的。我看見他們又把你的發電機破壞了。嗯，我想我要把地雷裝上一個時候。」

「你那裏又發生什麼啦？」項特問。

「啊，還不是照例的事——怠工和一輛弄破了的卸貨車。可是我看見那破壞者的。我開鎗打了他。我想我現在有辦法來整頓一下，少校。我剛剛想到的。我要叫每個人取出一定分量的煤來。我不能不給東西他們吃，他們餓着肚皮是不能做工的。但是我現在真正得一個答案了。如果拿不出煤來，就沒有東西給他們的家人吃。我們可以叫那些工人在礦山里吃飯，免得他們分給他們的家人去吃。這樣一來，應該可以整頓一下。看他們是願意作工呢，還是願意讓他們的孩子們挨餓。我把這話剛才對他

們說了。」

「他們怎樣說呢？」

「駱佛特的眼睛兇惡地閃了一點。」說？他們會說過話嗎？什麼也沒有說！一點什麼也沒有！但是我們可以看現在，是不是他挖出來。」他把他的大衣脫下來，抖乾淨了上面的雪，他的眼睛落到牆口的門邊，他看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他一聲不響地走到門邊去，突然一下把那門拉開了，隨又把它關上。「我以為我進來的時候把這門關緊了的，」他說。

「你是關緊了，」項特說。

普拉克爾仍然在翻開着他的查報。他的聲音又恢復常態了。「這些是我們在東戰場用的頂大的砲呀。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尊。你看見過沒有，上尉？」

「我見過呀，」駱佛特上尉回答。「我還見到他們放過呢。那真是了不得。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抵擋得住。」

董德說：「上尉，你接到很多國內的消息嗎？」

「有一些，」駱佛特說。

「那兒一切都好嗎？」

「好得很！」駱佛特說。「軍隊到處都有進展。」

「我們還沒有把英國人打敗嗎？」

「他們每戰皆敗。」

「但是他們仍在繼續作戰吧？」

「不過空襲幾次罷了，沒有別的。」

「俄國人呢？」

「那已經過去了。」

董德還追着說：「但是他們仍在繼續作戰吧？」

「一點小小的接觸，沒有別的。」

那樣看來，我們已經打得差不多勝利了，是不是，上尉？」董德問。

「是呀，我們打得差不多。」

董德仔細地望了他一下，問：「這個你相信的，是不是，上尉？」

普拉克爾插進來說：「不要讓他又來那一套！」

賈佛特苦着脸對董德說：「我不懂得你什麼意思。」

董德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不過整理還得一些時候，」項特說。「那新秩序是不能在一朝一夕就實行的。是不是？」

董德說：「所有我們的生命，也許都要？」

於是普拉克爾說：「不要讓他又來這一套！」

賈佛特走到董德的身邊去，對他說：「中尉，我不喜歡問話的那種語調。我不喜歡你那種懷疑的語調。」

項特拾起頭來說：「不要對他太兇了，賈佛特。他疲倦了。我們大家都疲倦了。」

「不錯，我也疲倦了，」賈佛特說，「但是我不要讓叛逆的懷疑侵入我們。」

項特說：「不要虐待他，我對你說！上校那里去了，你知道嗎？」

「他在做他的報告。他在請求援兵，」賈佛特說。「這兒的工作出乎我們意外的困難。」

普拉克爾很興奮地問：「他可以請到手嗎——那援兵？」

「我怎樣會曉得呢？」

董德微笑了。「援兵！」他細聲說。「或許可以調動。也許我們可以回家去看一看。」跟着他又含笑地說：「也許我可以走到那條街上去，而街坊便會招呼我，他們也許會說，『那兒來了一個軍人，』他們會爲我而高興，他們會因我而高興。那兒到處都是朋友，而我可以對任何人轉過背去，不必害怕。」

普拉克爾說：「不要又來那一套了，不要再讓他放手呀！」

於是賈佛特很討厭地說：「我們現在已經有夠多的麻煩了，用不着再加上自己部裏的人發狂。」

但是董德繼續說：「你真以為會有調動的命令來嗎，上尉？」

「我並沒有這樣說。」

「但是你說也許會的。」

「我說了我不知道。看呀，中尉，我們已經征服了半個世界。我們必得整理一番。那是你知道的。」

「但是還有一半呢？」董德問。

「他們當然還要拚命地再打一會，」賈佛特說。

「那以後我們就可以布滿全世界了。」

「一時，」賈佛特說。

普拉克爾神經地說：「我希望你能使他閉嘴。我希望你不要讓他再說話。使他停止吧。」

董德掏出他的手絹來，去了鼻涕，於是他像一個精神錯亂的人似的說了幾句。很困惑地笑了。他說：「我做了一個奇怪的

夢。我想那是一個夢。也許那是一種想念。也許是一種想念或是一個夢。」

普拉克爾說：「阻止他吧，上尉！」

董德說：「上尉，這地方是不是征服了？」

「當然是的，」賈佛德說。

在董德的笑聲中，帶着有一點歇斯里的調子。他說：「征服了而我們還是怕；征服了而我們還是被圍。」他的笑聲變成

尖叫了。「我做了一個夢——或者是一種想念——走到外面的雪裏去，四圍是暗影，門邊都是面孔，窗簾後面也是那冰冷的面

孔。我有過一種想念或是一個夢。」

普拉克爾說：「阻止他吧！」

董德說：「我夢見元首發狂了。」

於是駱佛特和項特都同聲地笑出來，駱佛特說：「敵人已經知道了元首是發狂了。這消息我一定得寫信回國內去。報上便會登載出來，敵人已經知道了元首發狂了。」

董德繼續在笑。「克羅繼之以克服，深入佳境。」他的笑聲阻塞了他的話語，他用手絹蒙着嘴咳了一聲嗽。「也許元首是發狂了。蒼蠅克服了捕蠅紙。蒼蠅又佔領了兩百哩的新捕蠅紙！」他的笑聲現在變得更加歇斯里的了。

普拉克爾轉下身來，用他那隻好手搖着他。「停止這個吧！你停止這個吧！你沒有權呀！」

漸漸地駱佛特認明了那笑聲是歇斯里的，所以他走近董德去，打了他一記耳光。說「中尉，不許再說！」

「董德的笑聲繼續不停，駱佛特再打了他一記耳光：『不許再說，中尉，你聽到沒有！』」

突然間董德的笑聲停止了，室內除了氣油燈的燃燒聲響而外，一時頗為靜寂。董德望着他的手出神，隨又用手捫了一下他那吃了耳光的面孔，接着再看他的手，把頭低低地垂下了。「我要回家去，」他說。

## 六

在那城里的方場上，尖屋頂的房子和小商店叢集其間。離那方場不遠的地方，有一條小街。街上以及人行道上的雪，都踐融了，不過在籬笆上和屋頂上，都還堆積得很高。那些小屋子的百葉窗上，也飄滿是雪。在走到那些庭院里去的小路上，雪也剷除乾淨了。夜既黑而又冷，人家的窗子上，沒有一點光線露出來，以免被轟炸機看出。街上也沒有一個人走，因為很嚴厲地要人民在一定的時間熄燈安睡。在窗中看去，那些家屋只是一堆堆的黑堆而已。六人一隊的巡邏兵時時在街上走着，到處張望，他們每個人皆攜帶着一枝長的手電筒。空街上只聽到他們蕭蕭的腳步聲，以及他們的皮鞋踐在雪上所發出的唧唧的叫聲。他們都長穿着很厚的外衣；在他們的鋼盔之下，還戴着手繩的小帽，直裹下到他們的耳朵，連他們的下巴和嘴都包住了。天正下着一點兒雪，僅僅只一點兒，像米一樣的。

那些巡邏兵一面走一面談着，他們談他們所想像的事——肉和熱的湯，牛油的美味，女人的漂亮，以及她們的笑容，她們

的嚮往，她們的眼睛。他們除談論這些事以外，有時也談到他們對現在所做的事和孤寂，而表示一點怨恨。

在那雜店旁邊，有一尖頂的小房子，形式既和別的屋子一樣，屋頂上也和別的屋子一樣積着雪。沒有一線光從它那關好的百葉窗的窗子裏現出來，它所有的破門都緊緊地關着。但是在屋子裏面，有一盞燈點在那小小的起居室內，通向臥房的門是開着的，通向廚房的門也沒有關。靠裏面牆上的一個鐵爐子裏，燒着一點兒小小煤火。這是一間溫暖，貧乏，而頗舒服的房子，地板上鋪着一牀破舊的地毯，壁紙是溫暖的棕黃色，上面印着舊式的金百合花。在裏面的壁上，掛着兩張畫，一張繪着幾條魚放在一個用羊齒蕨着的碟子中，另外一張繪着一根松枝上掛着的松雞。在右邊的壁上，就掛着一張耶穌的像，正從荒坡上走向那繭望中的漁夫。房間裏面有兩把直背的椅子，和一張牀，牀上鋪着淡色的毛毯。房間的中央，有一張小圓桌，桌上放着一盞煤油燈，上面有一個圓形的花罩，使得室內的光線，既溫暖而又柔和。

火爐旁邊有一扇內門，通向甬道，由甬道出去，便到大門。

茉莉孤獨地坐在桌邊一把有椅墊的舊搖椅上。她正在拆着一件舊藍毛線衣的毛線，而把它捲成一個球。她已經捲成一個很大的球了。在她旁邊的桌子上，放着她的繡物，繡的針都在上面，還有一把大剪刀。她的眼鏡也取下放在她身旁的桌子上，因為她繡織的時候，是不戴眼鏡的。她頗年輕漂亮，而又很清潔。她的金黃頭髮，結在她的頭頂上，頭髮上有一個藍的蝴蝶結。她的手敏捷地在結着毛線。當她結着毛線的時候，時而望着那通向甬道的門。煙囪中發出尖細的風聲，但夜却是很寂靜的，被雪包着。

突然她停止工作了。她的手沒有動了。她望着門口豎耳在聽。巡邏兵的腳步聲，在街上走將過去，他們說話的聲音隱約可聞。那聲音愈去愈遠，終於消逝了。茉莉又扯出一些毛線來，把它捲在球上。隨即她又停止了。門口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音來，接着在門上快地敲了三下。茉莉放下她的工作，起身走向門口去。

「來了，是你嗎？」她叫道。

她開了門上的鎖，把門打開了，一個厚大衣包着的人走了進來。那便是紅眼睛的廚子安慶，一身穿得很厚。她迅速地滑進來，儼然是在練習以最快的速度走進門來，再馬上把門關上。她站在那里，紅鼻子吸着氣，快快地環顧了一下室內。



茉莉說：「安麗，你好。今晚上我沒有料到你會來呀。把你的外衣帽子脫了，來烤一下火吧。外面是很冷的。」

安麗說：「那些兵把冬天很早地就帶來了。我父親常說戰爭帶來壞天氣，或是壞天氣帶來戰爭。我不記得他是怎樣說的。」

「脫了你的衣帽到爐子邊來吧。」

「我不能够，」安麗很嚴重地說。「他們就要來了。」

「誰就要來？」茉莉說。

「市長和博士，」安麗說，「還有那兩個安德斯兄弟。」

「都是到這里來嗎？」茉莉問。「來做什麼？」

安麗伸出她的手來，放一個小包給茉莉。你拿了這個吧，」她說。「這是我從上校的碟子中偷來的。這是肉。」於是茉莉把那小包打開來，取出一個小小的肉餅放到口裏去了。她一面嚼一面說。「你自己也得了點吃沒有？」

安麗說：「我不是替他們做菜嗎？我常常指一點油。」

「他們什麼時候來？」

安麗用鼻音說：「安德斯兄弟要渡海到英國去。他們非去不可。他們現在正躲藏着。」

「是嗎？」茉莉問：「去幹嗎呀？」

「那就是因為他們的兄弟賈克今天被鎗斃了。他破壞了那輛小車子，那些兵正在搜索賈克家里其餘的人。你知道他們的辦法的。」

「不錯，」茉莉說，「我知道他們的辦法的。安麗，請坐吧。」

「沒有時間坐呀，安麗說。「我還得趕回去告訴市長，說這兒沒有事。」

茉莉說：「有什麼人看見你來嗎？」

安麗驕傲地微笑了，「沒有。這樣悄悄地跑來跑去，我是最拿手的。」

「市長怎樣可以走出來呢？」

安區笑出來了。「預備要約瑟去睡在他牀上，以防他們來看，就穿上市長的睡衣，就睡在夫人的旁邊！」她說到這里又笑出來。她繼續說：「約瑟頂好是躺下不要動。」

茉莉說：「在這樣的晚上出海去是很可怕的呀。」

「比被鎗斃總好些。」

「是的，那是不錯的。市長爲什麼要到這里來？」

「我不知道。他要和安德斯兄弟談幾句話。我現在非去不可了，我只是來告訴你一聲的。」

茉莉說：「他們要好久才來？」

「啊，也許在半個鐘頭之內，也許再等三刻鐘，」安區說。「我會先進來的。我這個老廚娘是沒有誰注意的。」她走向門口去，半途又折回來，而好像對於她自己剛才失口說出的最後一句話不服似地，於是再狠狠地說：「我並不那樣老呀！」說完她便滑出門外去，隨手把門關上了。

茉莉再繼續編織了一會，便站起身來，走到火爐邊，把火爐的蓋子掀開。火光照亮了她的面孔。她把火翻動了一下，又加了幾塊煤，才再把火爐關上了。她還沒有走到她的椅子上去，就聽見她大門口有人在敲門了。她走過屋子去，自言自語說：「不曉得她忘記了什麼呀。」她走到甬道里去，向外邊說：「你要什麼？」

回答她的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她把門打開來，又聽見那男人的聲音說：「我並無一點惡意。我並無一點惡意。」

茉莉退回屋子去，董德中尉跟着她走進去了。茉莉說：「你是誰呀？你要什麼？你不能走進來呀。你要什麼？」董德中尉穿着一件灰色大衣。他走進屋子來，脫下他的銅盔，懇求地說：「我並無一點惡意。請你讓我進來吧。」

茉莉說：「你要什麼？」

她把他後面的門關上了。他說：「小姐，我只要談談話，沒有別的一點什麼。我想要聽你說話。這就是我所要的一切。」

「你想來強迫我嗎？」茉莉問。

「不是，小姐，讓我坐一會，我就走的。」

「你要什麼？」

董德想來解釋一番：「你懂得我這話嗎——你相信我這話嗎？我只留一會兒，我們不能把這個戰爭忘記嗎？只留一會兒，只留一會兒，我們不能像普通人一樣地一塊兒談一下嗎——一塊兒？」

茉莉望了他好一陣，於是她嘴唇上浮出一片微笑來。「你不曉得我是誰吧，你曉得嗎？」

董德說：「我在城里見過你。我曉得你很可愛。我曉得我想和你說話。」

茉莉復又微笑了。她細聲地說：「你不曉得我是誰啊。」她坐下在她的椅子上，董德就像一個小孩子似地站着，看去很縛手縛腳的樣子。茉莉繼續和藹地說：「你是太寂寞了吧。是不是那樣簡單呢？」

董德祇了他的嘴唇一下，熱心地說：「正是，」他說。「你懂得呀。我知道你會懂得的。我知道你一定會懂得的。」他的話一瀉而出。「我寂寞得要發病的程度了。在這樣平靜和仇恨之中我真感到寂寞呀。」於是他又懇求地說：「你能說話嗎，隨你說一點點？」

茉莉拿起她的絹物來。她眼睛很快地望了門口一下。「你不能坐過一刻鐘以上。坐一下吧，中尉。」她又望了一下門。那屋子響了一下，董德變得很緊張地說：「還有什麼人在這屋子裏嗎？」

「沒有，屋頂上的雪壓得太重了。我家裏已經再沒有什麼人來把它剷下來。」

董德溫和地說：「誰幹的呢？那是我們幹的嗎？」

茉莉點頭，目光望到很遠的地方。「是呀。」

他坐下來。「我真難過。」過了一會，他又說：「我希望我能幫點忙。我替你把屋頂上的雪剷去吧。」

「不要，」茉莉說，「不要。」

「爲什麼不要呢？」

「因爲別人會要以爲我和你們勾結了。他們會要把我放逐的。我不要被放逐。」

董德說：「是的，我懂得那情形。你們大家都恨了我們。但是我願意招呼你，如果你讓我的話。」

現在茉莉知道她可以支配他了。她的眼睛殘酷地閃爍了一點兒，她說：「你爲什麼要先問？你是征服者。你們的人遇事是用不着先問的，他們要什麼就什麼。」

「那不是我所要做的，」董德說。「那不是我的辦法。」

茉莉笑了，仍然帶着一點殘酷。「你與我喜歡你，是不是，中尉？」

他簡單地回答，「是的，」隨即便抬起他的頭來，他又說：「你這樣漂亮，這樣溫暖。你的頭髮鮮豔。啊，我好久沒有一個女人的面上看到一點溫存了！」

「你在我面上看到有一點嗎？」她問。

他仔細地望了她一瞬。「我想要看到一點。」

她終於垂下了她的眼睛。「你在向我求愛，是不是，中尉？」

他頗有點窘了，他說：「我要你喜歡我。真的我要你喜歡我。真的我要在你眼睛裏看見那個。我在街上見到過你的。我望見你走過去。我下過命令要他們不要打擾你。是不是有人打擾過你呀？」

茉莉溫柔地說：「謝謝你；沒有，我沒有被打擾過。」

他的話語又衝出來了。「我甚至還爲你寫了一首詩。你願不願意看看我的詩？」

她諷刺地問：「那是不是一首長詩呢？你馬上就得走了。」

他說：「不，那是很小的一首詩。那是一點兒小詩。」他伸手到他內衣裏面，拿出一張摺好的紙來交給她了。她倚到燈盞邊，戴上了她的眼鏡低聲地唸着。

你的眼睛脈脈含情，

佔據着我不肯離開；

無限蔚藍色的思想，

一齊衝向我的心懷。

她將那紙折起來，放在她的膝頭上。「這是你寫的吗，中尉？」

「是的。」

她帶着一點嘲罵地問：「寫給我的？」

董德不安地回答：「是的。」

她釘着他望了一下，微笑着。「這不是你寫的，中尉。」

他像一個撒謊的小孩子被人看破了一樣，回她一笑，說：「不是。」

茉莉問他：「你知道是誰寫的吗？」

董德說：「知道，是海涅寫的。這就是那首『對着你的藍眼睛。』我常常都愛讀它。」他困惑地笑了。茉莉也跟着他笑了。突然間他們兩人同聲地大笑起來。他突然間又停止了，眼睛中現出一種荒涼之感。「我長遠沒有這樣笑過了。」他說：「他們告訴我們說人民會喜歡我們的，會欣慕我們的。其實不然。他們只恨我們。」於是他換了話題，儼然他是趕着時候在工作似的。「你這般美麗。你和那笑一般地美麗。」

茉莉說：「你開始在向我求愛了，中尉。你馬上就得去了。」

董德說：「也許是我要向你求愛。一個男子是需要愛情的。一個男子是為得不到愛情而死的。他的肺腑要凋萎，他的胸臆要乾枯。我很孤獨。」

茉莉從椅子上站起來了。她神經過敏地望着門口，隨即她又走到火爐邊去，再轉身來，她的面色變得鬼硬，她的眼睛含着磨擦之色，她說：「你要和我睡覺嗎，中尉？」

「我並沒有說那樣的話！你為什麼要那樣說呢？」

茉莉殘酷地說：「也許我是想要討厭你。我是結過一次婚的。我的丈夫死了。你看，我並不是『個處女。』她的聲音很苦痛。」

月落烏啼霜滿天

六五

董德說：「我只是要你喜歡我。」

茉莉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文明人。你知道講戀愛如果能互相喜歡的話，那便更要圓滿，更要愉快。」

董德說：「你不要是那樣說！請你不要是那樣說！」

茉莉很快地望了一下門口。她說：「我們是一個被扯破的人民，中尉。你們把食物都拿去了。我餓呀。如果你能夠給我東西吃，我會更要喜歡你些。」

董德說：「你到底說的什麼呀？」

「我討厭你嗎，中尉？也許我想要。我的價錢是兩根香腸。」

董德說：「你不能夠是這樣說話呀！」

「你們自己的女兒在上次戰後是怎樣的，中尉？一個男子可以用一枚雞蛋或是一片麵包，來選擇你們的女兒呀。中尉，你難道想不花費一點東西就得到我嗎？難道是我的價錢太貴嗎？」

他說：「你愚弄了我一會。但是你也恨我的，是不是？我還以為也許你不。」

「不，我並不恨你，」她說。「只是我餓了，而——我恨你！」

董德說：「你需要任何東西我都可以給你，不過——」

於是她阻住了他。「你想另外叫一個名字吧？你不要一個妓女。你的意思是這樣吧？」

董德說：「我不曉得我的意思是怎樣。你說來簡直充滿着仇恨。」

茉莉笑了。她說：「肚皮餓總不是好事。兩根香腸，兩根肥美的香腸，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

「不要說那些話，」他說。「請你不要好麼？」

「爲什麼不要？那是千真萬確的！」

「那不確！那不確是千真萬確的！」

她望了他一會，於是坐下來，她的眼睛落到她的膝上，她說「不，那不對。我並不恨你。我也很寂寞。而我屋頂上的雪積

得真重呀。」

董德姑起身來，向她身邊走去。他用雙手執了她一隻手，溫柔地說：「請你不要恨我。我不過是一個中尉。我並沒有要求到這里來。你也並沒有要求做我的敵人。我只是一個人，並不是一個征服的人。」

茉莉的指頭把他的手握了一會，溫柔地說：「我知道；是呀，我知道。」

於是董德說：「在一切這種死亡之中，我們也有一點兒求生的權利。」

她用手摸了一會他的面頰，接着說：「是呀。」

「我要照顧你，」他說。「在一切殺害之中，我們也有一點兒求生的權利。」他的手停在她的肩上了。突然間她變得嚴厲了，她的眼睛狂亂地望着好像看到一種幻像似的。他的手拿開了，他問：「什麼事呀？做什麼呀？」她的眼睛直朝前面望着，他再說了一遍：「做什麼呀？」

茉莉帶着那着了魔的聲音說：「我把他裝飾得像一個第一天上學校的小孩子一樣。他有些怕，我又把他襯衫的扣子扣好，想來安慰他一下。可是他不受安慰。他有些怕。」

董德說：「你說的什麼？」

茉莉好像看見她所說的事情一樣，「我不曉得他們為什麼會讓他回家來的。他不知所措。他並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去的時候，甚至吻都沒有吻我一下。他有些怕，却很勇敢，像一個第一天上學校去的小孩子一樣。」

董德姑起來了。「那是你的丈夫呀。」

茉莉說：「是的，我的丈夫。我去找市長，但他也沒有辦法。於是他便去了——不很好也不穩定地——而你們便把他帶出去，你們把他鎖籠了。那時我比可怕更覺得驚奇。那時我還不十分相信。」

董德說：「你的丈夫！」

「是呀；而現在在這個寂靜的屋子里，我相信了。而在那天未明時的孤寂之中，在那半溫不暖的牀上，我於是知道了。」董德站在她的前面，滿面愁容。「再會，」他說。「願上帝保佑你。我可以再回來嗎？」

茉莉望著壁上，望着那種回憶。「我不曉得，」她說。

「我要再回來。」

「我不曉得。」

他望了她一會，於是悄悄地走出門去了，茉莉仍然在望著牆壁。「上帝保佑我！」她又繼續再望了牆壁一會。那門無聲地推開了，安麗走將進來。茉莉甚至沒有看見她。

安麗責難地說：「門是開開的。」

茉莉慢慢地向她望去，眼睛仍然是睜得很開。「是的，啊，是的，安麗。」

「門是開開的。有一個男人走出來。我看見他的。他好像是一個軍人。」

茉莉說：「是的，安麗，」

「是有一個軍人到過這里了嗎？」

「是的，那是一個軍人。」

於是安麗懷疑地問：「他到這里來幹嗎？」

「他來向我求愛的。」

安麗說：「小姐，你幹的什麼？你沒有和他們勾結吧。你沒有像那個柯雷爾一樣，和他們弄在一塊吧？」

「沒有，我沒有和他弄在一塊，安麗。」

安麗說：「如果市長到這里來了，而他們又跑來，有什麼事發生，你可不能卸責呀；那是你不對呀！」

「他不會再來的。我不會讓他再來的。」

但是安麗仍然懷疑。她說：「我可以就去要他們進來嗎？你說是不是安全呢？」

「是的，是安全的。他們現在在那里？」

「他們就在外邊籬笆後面，」安麗說。



「要他們進來吧。」

等安麗出去了，茉莉站起身來，梳了一下頭髮，把頭抖擻了一下，使自己再清醒起來。甬道上發出了一點兒響音。兩個高個子，金黃色頭髮的青年走進來了。他們穿着豆綠色的上衣和深顏色烏龜頸的洋毛衫。頭上戴着尖帽子，高高地翹起。他們都有飽經風霜的膚色，身體強壯，兩人看去就像一對雙生子，威爾安德斯和脫孟安德斯，兩個漁夫。

「你晚上好，茉莉。你睡說了嗎？」

「安麗告訴過我了。今晚上出發天氣真不好呀。」

脫孟說：「這比一個明朗的晚上要好些呀。在明朗的晚上飛機可以看見你。市長要我們怎樣，茉莉？」

「我不曉得，我聽到你兄弟的事。我真難過。」

他們兩個沈默了一會，都很難過的樣子，脫孟說：「你知道是怎樣的吧，比許多人都好。」

「是的；是呀，我知道。」

安麗又走進門來了，她低聲地耳語：「他們都來了！」於是歐爾丁市長和溫特博士進來了。他們把大衣和帽子脫下，放在長椅子上。歐爾丁走到茉莉身邊，在她額頭上吻了一下。

「茉莉，你好呀。」

他轉向安麗。「安麗，你站到甬道裏去看守吧。有巡邏兵走來，你就敲一下門，去了再敲一下，敲兩下是表示危險。你把大門開一條縫，那末，你可以聽到如果有人來的話。」

安麗說：「是，市長。」她便走到甬道里去了，隨手帶關了他後面的門。

溫特博士站在火爐邊，烘着他的手。「我們聽說你們兩個今晚要出發。」

「我們非走不可，」脫孟說。

歐爾丁點點頭。「是呀，我知道。我們還聽說你們要把柯爾爾也帶走。」

脫孟苦笑了。「我們覺得這是對的。我們就坐他的船去。我們可以把他撈在附近。看見他在這街上實在不順眼。」

歐爾丁憂愁地說：「我希望他早走開就好了。把他帶着對於你們實在是一種危險。」

「看見他在這街上實在不順眼，」威爾也跟着他哥哥說了一句。「人們看見他在這里實在討厭。」

溫特問：「你們能把他帶走嗎？他是不是一點也不戒備呢？」

「啊，他是有一種戒備的。不過在十二點鐘的時候，他照例要回到他家里去。我們便將躲在那牆後面。我想我們可以把他的下花園架到水邊來。他的船就繫在那里。我們今天還到那船上去預備了一下。」

歐爾丁重複地說：「我真希望他不要我們這樣做。這要增加危險的。如果他叫出來，巡邏兵便會來呀。」

脫孟說：「他不會叫的，使他消失在海里比這好些。有些城里的人，也許可以做了他，不過那時敵人又要大殺一陣。所以還是讓他下海的好。」

茉莉又把她的絹物拿起來。她說：「你們要把他從船邊上扔下去嗎？」

威爾臉上紅了一下。「他要下海去的，太太。」他轉向市長。「市長，你要見見我們嗎？」

「當然，我要和你們說幾句話。溫特博士和我會想過了——關於正義，不公平，征服，要說的話太多了。我們的人民雖被侵入，但我覺得他們並不屈服。」

門上發出一下尖銳的叩門聲，室內一時都寂靜了，茉莉的針也停止了，市長伸出的手仍然未放下去。脫孟正在挖着他的耳朵，也就把手放在那里不動了。室內的每一個人都靜止了。每個眼睛都望着門。於是，巡邏兵隱約的脚步聲愈來愈大，皮鞋踐在雪上所發出的叫聲也聽到了，甚至還聽到他們一面走着一面說話的聲音。他們經過了門口，腳步聲便漸漸地在遠處消失了。於是門上又敲了一下。室內的人才大家鬆了一口氣。

歐爾丁說：「安壓在那外面一定很冷。」他從長椅上取了他自己的大衣，把裏面的門推開，邁了出去。「安壓，把這個圍在你的肩上，」他說過把門又關上了。

「如果沒有她，我真不曉得怎樣辦呀，」他說。「她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她無論什麼事都可以看見，聽到。」

脫孟說：「我們很快地就要走了，市長。」

溫特說：「我希望你把柯雷爾忘記。」

「我們不能夠。看見他在街上真不順眼。」他疑問地望著歐爾丁市長。

歐爾丁慢慢地開口說：「我要簡單地說幾句話。這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正弱和不公平都算不了一回事。你的兄弟被鎗斃了，莫爾登也被鎗斃了。對一個愛國政的復仇。人民都很憤怒，而他們又沒有辦法反攻。但這一切都算不了一回事。這是人民對人民，而不是思想對思想。」

溫特說：「要一個醫生來想那些破壞的事真滑稽，但是我想所有被侵略的人民都要抵抗的。我們被解除武裝了；單靠我們的血肉是不夠的。沒有武裝的人，勇氣也就沒有了。」

威爾安德斯問：「先生，這一番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你要我們去做什麼？」

「我們要對他們奮鬥，但我們不能，」歐爾丁說。「他們現在以飢餓的方法對付我們人民了。飢餓惹起孱弱。你們現在放洋到英國去。也許誰也不會聽取你們的話，但是把我們的呼聲傳給他們聽吧——從一個小城中發出的呼聲——要求他們給我們一些武器。」

脫舌問：「你是要鎗砲嗎？」

門上又發出很快的一下叩門聲，室內的人都在原來的地位上凍結了，從屋外傳來了巡邏兵的脚步聲，但是兩步做一步地走得很快，他們在跑着。威爾很快地跑到門邊去。那跑步聲就到了屋子近邊了。隨即又有含糊的命令聲，於是巡邏兵走過來了，門上又敲了一下。

茉莉說：「他們一定在追一個人。這一次不曉得又是誰倒毒呀。」

「我們應該去了，」脫舌不安地說。「你帶鎗砲吧，市長？我們去要求鎗砲好嗎？」

「不要，只去告訴他們我們現在的情形。我們是被看守了。我們無論有任何舉動，便要馬上受報復。我們只希望有簡單的，秘密的武器，炸藥，可以把鐵路炸壞的炸藥，如果可能的話，手榴彈，或甚至毒氣。」他憤怒地說了。「這並不是一個榮譽的戰爭。這是一個叛逆和謀殺的戰爭。他們以什麼方法加諸我們，我們也以那樣方法去報復他們吧。讓英國的轟炸機，用大炸

彈來炸這些工廠吧，但是也要他們丟下一點小炸彈來給我們用，藏起來把它偷偷地塞在鐵軌下面，坦克車下面。這樣一來，我們就武裝起來了，祕密地武裝起來了，要那些轟炸機給我們帶一點簡單的武器來吧。我們會知道怎樣用的！」

溫特插嘴來說：「他們決不會曉得我們將襲擊那里。那些兵士，巡卒，決不會曉得我們那一個武裝了。」

脫孟措了一下他的額頭：「如果我們安全偷過去了，我們一定去告訴他們，不過——我聽說在英國那些有權勢的人，仍然是不願意把武器交給普通的人手裏的。」

歐爾丁凝視着他：「啊！我沒有想到那個。不過我們可以看得明白。如果英美仍然是在這樣的人統治之下，那世界便不是我們的了。把我們的話告訴他們吧，如果他們肯聽。我們必得要有助，如果我們得到援助的話」，他的面色變得很兇了，「如果我們得到援助的話，我們便有辦法了。」

溫特說：「只要他們給我們一些炸藥，我們把它藏起來，埋在地下，以備不時之需，那末，侵略者便永不能安枕了！我們可以他們的給炸毀。」

全屋的人都變得很興奮了。茉莉兇惡地說：「是呀，那末，我們可以使得他們不能休息。我們可以使得他們不能睡覺。我們可以使得他們提心吊胆，毫無自信。」

威爾溫和地問：「市長，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沒有什麼了。」歐爾丁點頭：「這就是最要緊的一

「如果他們不聽的話，又怎樣辦呢？」

「你們不妨試試，正同你們今夜試爲渡海一樣。」

「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事吧，市長？」

門推開了，安麗輕輕地走進來。歐爾丁仍繼續在說：

「沒有別的了。如果你就要去的話，讓我叫安麗先出去，看看路上是不是沒有人。」他抬起頭來，看見安麗進來了。安麗說：「那兒有一個兵走到這小路上來了。他看去是先頭來過的那個兵，先頭有一個兵到茉莉這兒來過了。」

大家都把視線集中在茉莉一人身上。安麗又說：「我把門鎖上了。」

「他要什麼？」茉莉問。「他爲什麼又轉來呀？」

在大門口發出一聲輕輕的叩門聲。歐爾丁走到茉莉跟前。「這是怎麼一回事，茉莉？你有什麼困難？」

「沒有，」她說，「沒有，大家從後門出去吧。你們可以從後面出去。趕快，趕快出去！」

大門口的叩門聲又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細聲在喚着。茉莉把通廚房的門打開了。她說：「趕快，趕快！」市長仍然站在她的前面。「你有什麼困難，茉莉？你什麼也沒有幹呀，是不是？」

安麗冷淡地說：「看去就是先頭來過那個兵。先頭有一個兵到過這里。」

「是呀，」茉莉對市長說。「是的，先頭有一個兵到過這里。」

市長問：「他要什麼？」

「他要向我求愛。」

「但他是不是沒有求到呢？」歐爾丁問。

「沒有，」她說，「他沒有求到。你們就去吧，我會招呼自己的。」

歐爾丁說：「茉莉，如果你有什麼困難的話，讓我們來幫助你。」

「我所有的困難，誰也不能幫忙，」她說。「就去吧，」於是她把他們推出門外去了。

安麗獨留在後。她望着茉莉說：「小姐，這個兵到底要什麼？」

「我不曉得他要什麼。」

「你不會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他吧？」

「不會的。」不知所措地，茉莉又說了一聲：「不會的。」於是她嚴厲地說，「不會，安時，我決不會！」

安麗回她做着苦臉。「小姐，你頂好什麼也不要告訴他！」說完，他便出去了，隨手帶關了門。

大門口的叩門聲繼續着，一個男子的聲音，可以從門口聽見。

茉莉走到房中中央的燈前，她的担負很重。她低頭望了一下那盞燈。又望了一下桌子，她看到了放在她綉物旁邊的那把大剪刀了。她拾起來，看看刀片而恍惚着。那刀片在她指間滑動，直到她拿了那個像握着一柄匕首一樣。她的眼睛可怕得很。她低頭望了一下燈，燈火直衝到她的臉上。慢慢地她把那剪刀拿起來，藏到她的衣服裏面了。

門上的叩門聲繼續着，她聽見他的聲音在叫她；她俯身在燈上，過了一會，於是，突然地把燈吹熄了。室內全黑暗了，只剩下得爐中一閃小小的紅光。她把門打開了。她的聲音很緊張而又溫柔。她回答道：「我來了，中尉，我來了！」

## 七

在那幽暗無雲的晚上，半輪灰白的月亮，猶來了一點兒光明。一片乾燥的風，在雪上哀號，那是一種方向不亂的平穩的風，甚至是從北極寒冷的極點吹過來的。在地面上，雪積得很厚，乾得和沙一樣。家屋都蹲伏在高積着雪的窪處，窗子都重重地緊閉着以禦嚴寒，只有一點兒煙從大堆的爐火中冒出來。

在城裏，街上的足跡，都凍得很硬，壓得很緊。除開那悲慘而冷酷的巡邏兵時而走過之外，街上也很寂靜。爲對付夜裏，家屋外面都是黑暗的，屋子裏而留得一點兒殘餘的溫暖，以備白日之需。在礦山的入口附近，守兵時時張望着天空，用探照燈照視天空，用聽音器聽着天空，因爲這正是一個清朗無雲便於空襲的晚上，像這樣的晚上，便有那羽狀的鋼鏢，從天空呼嘯而下，落地咆哮而裂成破片。今晚人們是可以從天空把地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即令月亮好像沒有投射出什麼光來。

在那村莊的一頭下面，許多小房子之間，有一條狗在抱怨着寒冷和寂寞。他翹起他的鼻子對着他的上帝，把他所感覺到的世界的現況，作了一個詳盡的長長的報告。他是一個熟練的歌者，嗓子很嘹亮，頗有調整和控制的應變之才。那六個巡邏兵沮喪地一上一下地在街上跑來跑去，聽到那狗的吠聲，包在重重的衣服裏面的一個士兵說：『我好像覺得他一晚一晚地愈來愈壞了。我想我們應該一鎗打死他好了。』

另外一個却回答說：『爲什麼要打死他？讓他去叫好了。在我聽來，他倒叫得很好。我在家裏也有一個這樣好叫的狗。我從來不能夠打斷他的叫聲。一條黃狗。我倒不討厭他叫。當他們清除別的狗的時候，把我的狗也一道帶走了，』他用那很含糊的聲調，照實地說了。

那位伍長說：『狗子不是要吃掉我們需要的一些食物嗎？』

『啊！我倒並不是抱怨。我知道這是必要的。我不能夠像那些領袖們一樣來計劃。不過我有點覺得奇怪，這裏的人民自己還沒有

我們這樣多的東西吃。有些人還居然要養狗。不過這裏的人和狗，都很消瘦呀。」

「他們都是些傻子，」伍長說。「所以那樣快地失敗了。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地計劃。」

「不曉得在戰後我們是不是還可以養狗，」那兵說。「我想我們可以從美國或是別的地方弄些狗來，再來繁殖。你覺得在美國他們飼的是怎樣的一種狗呀？」

「我不知道，」伍長說。「大概狗也是和他們所有的一切一樣瘋狂的。」他又接濟說，「也許美國的狗並不很好。除非拿來做警犬，我們不如完全不去過問狗的事。」

「那許是對的，」那兵回答。「我聽說元首就不喜歡狗。我聽說狗要使他發癢，使他噴嚏。」

「你什麼都聽到了，」伍長說。「聽！」巡邏兵站住了，從遠方傳來了一種飛機的嗡嗡之聲。

「他們又來了，」伍長說。「還好，今晚上這兒沒有一點什麼燈光。他們已經有兩個禮拜沒有來光顧了，是不是？」

「十二天，」那兵回答。

礦山裏的衛兵也聽見飛機在高空的軋軋聲了。「他們飛得很高，」一個軍曹說。於是駱佛特上尉仰起頭來，以便從他的鋼盔底下可以望見。「我看有兩萬呎高，」他說。「也許他們只是在此經過。」

「並不多。」軍曹聽着說。「我想不過三架。要不要我叫他們開炮？」

「只看看他們是不是警備着，然後再去叫爾塞上校——不，還是不要叫他。也許他們不會到這里來的。他們已經快飛過了，而他們並沒有開始俯衝。」

「我聽去好像他們在盤旋着。我想不過兩架，」軍曹說。

人民在床上聽到飛機的聲音，他們便深深地感到他們的被窩裏面去，同時仍豎耳在聽。在市長官邸裏，那小小的聲音也竟把爾塞上校驚醒了，他仰起身來躺着，睜大了兩眼望着黑的天花板，屏着氣息想好好地聽一下，可是他的心跳起來了，反而不及他呼吸着的時候聽得清楚。歐爾丁市長在睡得糊里糊塗的時候，聽到飛機聲，使他做了一個夢，而在翻動身子，說着夢話。

高高地在天空上，那兩架飛機在盤旋着，那是兩架泥色的飛機，它們閉着總舌門翔翔着，盤旋着。從每個飛機的肚皮下面，有些極小的東西掉下來了，一個一個地，一共掉了好幾百個。它們從飛機上落到兩三呎遠的時候，便放開了小小的降落傘，繫着一個個地



小包，在空中飄蕩着，無聲地慢慢地朝地面墜下來。於是飛機又打開了它們的舌門，朝上飛去，隨即又閉了舌門，盤旋下來，扔下更多的小東西，然後轉向着它們所自來的方向，飛回去了。

那些極小的降落傘，像飛絮一般在空中飄浮着，微風把它們吹散，就像風媒播種似地，把它們播送到各處。他們飄動得那般慢，落地得那般輕，所以有時那十英寸大小的炸藥包，竟能直栽在雪上，小小的降落傘輕輕地疊在上面，一點沒有爆發。襯在雪上現出一小堆的黑點來。它們也有些落在白的田野間，山林間，有的掛在樹枝上。有的落在這小城市的屋頂上，有的落在屋前的院子裏，還有一個落在村中一個教士聖亞爾培的雕像的白雪冠的頂上。

有一個那樣的小降落傘落到巡邏兵前面的街上，那軍曹說：『當心！這是個慢性炸彈。』

『慢性炸彈那里只有這麼一點點大，』一個兵說。

『可是不不要走到近邊去。』軍曹已經把他的手電筒拿出來了，他向着那目的物照去，只見一塊手絹大小的小小的降落傘，顏色是淺藍的，底下掉着一個藍紙包好的小包。

『你們誰也不要去觸它，』軍曹說。『哈利，你到礦山下面去，把上尉請來。我們只當心來看着這個怪東西。』

遲遲的黎明到臨，鄉下的人們都從他們的屋子裏走出來，看到了雪上的藍點，他們走過去拾起來。打開紙包讀到裏面的印好的字句。他們接到了這個禮物，突然每個拾到的人都變得鬼鬼祟祟地，把那長管子藏在衣裏面，走到秘密的處所，將那管子藏起來。

當這飛機送來的禮物，被小孩子聽到了，他們便像找尋復活節的彩蛋一般，到鄉間到處去搜索，有些運氣好的小孩子看到了那藍顏色，便急忙跑過去抓住那意外的收穫，把它打開來，取出管子藏好，再去告訴他的父母。有些人却怕得很，拾了那管子便給軍事當局，不過這種人並不多。兵士們也就找尋復活節的彩蛋一樣，在城裏到處搜索着，但他們却沒有孩子們那樣會找。

在市長官邸的客廳裏，桌椅都還是像莫爾登處死刑的那天一樣地擺着未動。那客廳已經不像從前市長官邸時代那種優雅了。四壁的椅子都沒有了，看去很是空虛。桌上散放着一些文件，使這屋子看去就像一間辦公室。火爐架上的時鐘敲了九下。天色很暗，烏雲滿佈，又要下雪了。

安麗從市長的房間里走出來：她在桌子上收拾着，順便望望放在桌上的文件。駱佛特上尉走進來。他站在門口，看見了安麗，他問：

「你在這里做什麼？」

安瑟悻悻地說：「是，上尉。」

「我問你在這里做什麼？」

「我想要來檢清楚一下，上尉。」

「讓它去不要動，你出去吧。」

安瑟說，「是，上尉，」她等駱佛特走進門來，便匆匆地跑出去了。

駱佛特上尉轉身走出門外，他說：「好了，把它拿進來吧。」一個兵士跟着他從門口進來，他的鎗用皮帶掛在肩上，手上捧着一個藍紙包，包的一頭繫着小繩和小塊的藍布。

駱佛特說：「放在桌子上。」那兵小心地把那些包包放下了。「你現在到樓上去，報告蘭察上校，說我拿着那些——東西來了，」於是那兵急急轉身離開這房間了。

駱佛特走到桌子前面，拿起一個藍紙包來，他面上現出一種不悅的顏色。他舉起那小小的藍布降落傘，舉到比他的頭還高，然後放手讓它掉下來，那傘張開來了，那小包飄落到地板上。他拾起來，再試了一次。

蘭察上校很快地跑進房間里來，後面跟着項特少校。項特手上拿着一方黃色的紙頭。蘭察說：「你早，上尉，」他便走到桌子的頭上坐下來。他把那一小堆的管子望了一會，於是拾起一個來，拿在手裏。「坐下吧，項特，」他說。「你把這些試驗過了沒有？」

項特拖出一把椅子來坐下了。他望着他手上的那張黃紙。「沒有很仔細地，」他說。「在十哩之內，已經有三處鐵路破壞了。」

「好吧，你看着這個，看你的意思是怎樣的，」蘭察說。

項特取了一根管子，扯掉了外面包的紙，裏面靠近管子還有一個小包。項特拿出一把小刀來，切進那管子裏面去。駱佛特上尉站在他背後望着。項特嗅了一下那小刀上帶出來的東西，用手指磨擦着，於是他說：「真傻。這只是些市面上出售的炸藥，我不曉得裏面包含有多少百分比的硝酸甘油，要驗一驗才曉得。」他又望望那頭子上。「這里還有一個正式的炸藥蓋子，雷發末，和一根導火線——一分鐘久的，我想。」他把那管子仍然扔在桌子上。「這是便宜東西，而且是很單純的，」他說。

上校望着駱佛特。「你覺得他們一共扔下了多少？」

「我不曉得，上校，」駱佛特回答。「我們拾到了五十個的樣子，降落傘却有九十。因為人民把管子取走了，而留下降落傘。此外大概還有不少我們沒有找到的。」

蘭塞搖着他的手。「這並不大要緊，」他說。「他們可以要扔多少就扔多少。我們沒有法子阻止他們，我們也不能用這個去對付他們。他們還沒有征服任何人。」

駱佛特其勢洶洶地說：「我們可以把他們從地面上肅清！」

項特正從一根管子上取下一個銅蓋子在細察着，於是蘭塞說：「是呀——我們可以那樣做。項特，你看了這個包皮紙沒有？」

「還沒有，我還沒有時間來看那個。」

「這是一種很利害的，這東西，」蘭塞上校說。「用藍紙包着，容易被人看去。把外面的紙打開來，而裏面却是——」他拾起那個小包來——「却是一塊巧格力糖。每個人都會來找這個吃。我們自己的兵士，我敢打賭，也會要偷這塊巧格力糖吃的。當然，那些小孩子會要像我復活節的彩蛋一樣，去找尋的。」

一個兵走進來，放了一方黃色的紙在上校前面，隨即便退出去了，蘭塞望着那張紙，啞聲地笑了。「項特，你的事情又來了。在你的鐵路上，又有兩處被破壞了。」

項特從他在檢驗着中的銅蓋子上拾起頭來，他問：「這個是不是很普遍呢？他們是不是到處都扔得有？」

蘭塞有點莫名其妙了。「那真有點奇怪。我已經報告首都了。就只有這個地方，他們扔下了這個。」

「你認為這是什麼意思？」項特問。

「呢，那倒很難說。我想他們是拿這地方來做試驗的。如果有效，他們恐怕就會普遍地採用。如果在這裡無效，他們便會作罷的。」

「你打算怎樣辦呢？」項特問。

「首都有訓令來，要我以殘酷的手段把它撲滅，那末他們便不會在別處去扔了。」

項特痛苦地說：「教我怎樣去修好那鐵路上的五個破口呀？我手邊沒有這許多鐵軌來修理五個破口。」

「我想你非得拆去幾條舊的支路不可，」蘭塞說。

項特說：「那會要把路基弄得一場糊塗。」

「不過，無論怎樣，路基總還存在。」

項特少校把他所拆破了的那個管子，扔到那一堆裏面去。駱佛特插嘴進來說：「我們必得馬上把這回事閉止，上校。我們必得逮捕處罰拾取這東西的人民。在他們還沒有利用以前。我們得積極地來辦一下，這些人民才不會覺得我們是懦弱的。」

蘭塞對他微笑着，他說：「你不要着急，上尉，這沒有什麼了不得。讓他們先看看我們自己所有的，然後再來想救濟的辦法。」他從那一堆裏重新取了一包來，把他打開了。他拿了那塊小巧格力糖，嘗了一下，他說：「這是一個很利害的東西。而且是很好的巧格力糖。甚至我自己都想吃。在那大家爭取的袋子裏還有意外的收穫。」於是拾取那炸藥來，「項特，你到底覺得這個怎樣？」

「我已經告訴你了。這是很便宜的，做點小玩意是很有有效的，有一個蓋子和一根一分鐘的導火線的炸藥。如果你知道怎樣去用，這是很好的。如果不知道用，就沒有什麼好處。」

蘭塞研究了一下包皮紙後面印的文字。「你看了這個沒有？」

「略略看了一下，」項特說。

「好吧，我已經看過了，現在我再唸一遍，希望你仔細地聽一下，」蘭塞說。他於是看着那張紙唸道：「給那不服從的人民：把這個藏起來。不要讓人知道。回頭你就用得着這個的。這是你的朋友給你的禮物，你可以拿來封送給你們的侵入者。不要用此去幹大的事情。」他跳過了一些不重要的地方。「現在再看這里。「國內的鐵路」，還有，「在夜裏動手。」還有「用在運輸上。」這里又有，「用法：路軌：放在靠近路軌接合處的下面，緊對着一個繫柱。周圍築緊泥土或打硬了的雪，使它穩固。當導火線點燃了，你慢慢地數六十下，它就爆炸了。」

他抬頭望着項特，項特簡單地說：「那是有效的。」蘭塞又回頭來看他那張紙，他跳過了幾行。「橋梁：使之不堅固，不要破壞」還有這，「電線柱，」又有，「陰溝，貨車。」他把那張藍色的傳單放下了。「看吧，就是這樣。」

駱佛特忿怒地說：「我們一定得想個辦法。一定有辦法來制住這個的。本部裏怎樣說？」

蘭塞撮着他的嘴唇，同時他的手在弄着一個管子。「他們還沒有說，我就可以把他們要說的話告訴你。我已經得了命令。」設下

誘惑的陷穽，將巧格力糖裏放毒。」他停了一會，隨即又說：「項特，我是一個忠誠的好人，不過有時我聽見本部裏的那高明的想法，我希望我是一個平民，一個老而殘廢的平民。他們總以為他們是在對付一班蠢人。當然我並不想拿這個去測驗人民的智慧？」

項特看去像很感到興趣似的。「你不想吧？」

蘭塞嚴厲地說：「不，我不想。這結果不外是，有一個人拾起一個來，而被我們設下的陷穽，把他炸得粉碎。一個小孩子吃了巧格力糖，而被馬前霜蝕毒死。那以後呢？」他低下頭來望着他自己的手。「他們便要先用竹篋去敲，或是用投索去網，然後再用手去拿。拾到巧格力糖，他們也會先給貓去試試。少校，所精的就是這些人民都是有智慧的呀。陷穽只能捉住他們一次。」

「上校，這是失敗主義者的說法，」他說。「我們必得想個辦法。你為什麼以為只有這個地方才扔得有呢，上校？」

蘭塞說：「理由是，要不是隨便拿這個城市來作試驗的話，便是因為這個城市與外界四通八達。我們知道這兒有些年輕人已經逃出去了。」

「我們必得想個辦法，上校。」

於是蘭塞轉向着他。「賂佛特，我覺得我應該把你推送到參謀本部去。你甚至還沒有把問題弄清楚，就要開始工作。現在是要一種新式的征服。在以前，是可以解除一個人民的武裝，而施以愚民政策。現在可變了，他們可以聽無線電的收音，我們並沒有辦法阻止他們。我們甚至連他們的無線電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

門口有一個兵，進來看了一下。「柯雷爾要見你，上校。」

蘭塞回答說：「要他等一下。」他繼續在和賂佛特說話。「他們讀了那些傳單，武器給他們從天上掉下來。現在是炸藥，上尉。馬上，還會有手榴彈，再下去還會有毒藥。」

賂佛特很焦慮地說：「他們倒還沒有扔毒下來。」

「現在還沒有，不過他們會的；你能想像我們兵士的軍紀，或是甚至你自己的，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如果人民有些那種小玩意的投箭，你知道的，那種你拿來對着目標投射的小東西，尖子上塗得有也許是精化物的，向你擲來你也聽不見，它可以射貫你的衣服一點聲音沒有的，冷箭一般的致命的小東西。如果我們的人知道到處都放了砒霜，你或是他們還能自由在地飲食嗎？」

項特冷淡地說：「你是在描寫敵人的戰役嗎，上校？」

「當然不是，我只是預想一下而已。」

駱佛特說：「上校，我們現在來開會討論，爲着要去搜索這種炸藥，如果這些人民有了組織，我們就得去發覺它，我們就得去撲滅它。」

「是的，」蘭塞說，「我們得去撲滅它，兇猛地，我想。你去辦細節，駱佛特。讓普拉克爾也分担一部份工作。我真希望我們多有幾個高級的職員。董德被殺了，而沒有幫助我們一點兒。他爲什麼忘不了女人呀？」

駱佛特說：「我喜歡普拉克爾中尉那種辦法，上校。」

「他幹些什麼？」

「他什麼也沒有幹，只是大誇小怪，要麼得很。」

「是呀，」蘭塞說。「我知道。這就是我常說的一回事。你知道，」他說，「如果我不常去說這回事。我也許已經升了陸軍少將了。我們是爲勝利而訓練我們的青年，而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勝利中是很光榮的，不過他們並不完全知道在失敗中如何做。我們已經告訴他們，說他們比其餘的青年更要聰明，更要勇敢。等他們發見他們自己並不比人家更要聰明更要勇敢的時候，便不免有一點震驚。」

駱佛特啞聲地說：「你說失敗是什麼意思？我們並沒有被人打敗。」

蘭塞冷靜地抬起頭來望着他，很有沒久置答，最後駱佛特的眼睛波動了，他說：「上校。」

「謝謝你，」蘭塞說。

「你並沒有向別人去求失敗，上校。」

「別人沒有想到這點，所以不算是一種侮辱。如果你也沒想到這點，那便真是侮辱了。」

「是的，上校，」駱佛特說。

「現在且談正事吧，讓普拉克爾也來担任一點工作馬上開始去搜索。除非犯罪行爲有顯然的證據，我並不要隨便去鎮壓人，你懂得了嗎？」

「是，上校，」勝佛特說，他正式地行了一個禮，便走出室外去了。

項特愉快地注視着蘭塞上校。「你對他未免太嚴酷了。」

「我非是這樣不可。他是嚇倒了。我知道他這種人。當他怕的時候，就得懲戒他一下，不然，他就會要解體了。和別人依賴同情一樣，他却依賴訓練。我想你最好是去看看你的鐵路吧。你得當心他們今晚就把它炸毀呀。」

項特立起身來，他說：「是呀。我想首都的命令總就要來了。」

「是呀。」

「那命令會是——」

「你知道那命令會是怎樣的，」蘭塞打斷了他的話。「你知道那命令終將如何。逮捕肇事首領，鎗斃首領。逮捕人質，鎗斃人質。再多逮捕些人質，把他們鎗斃。」——他的聲音提得很高，現在又降低得幾乎成爲耳語了——「於是那仇恨更要增加，而對我們的傷害也就更多了。」

項特躊躇了。「他們把那名單裏面的人，定了幾個人的罪沒有？」他稍稍走向市長的臥室那方去了一點。

蘭塞搖着頭。「沒有，還沒有。到現在爲止，剛把他們監禁起來了。」

項特和藹地說：「上校，要不要我去向他們說——也許你是太累了吧，上校？我可不可以——你知道——我可不可以去報告上面，說你太累了呢？」

一時蘭塞用手蒙着他的面孔，隨後他伸直了他的背，面上變得很冷酷的樣子。「我不是一個平民，項特。我們已經缺少高級長官。那是你知道的。少校，去做你的工作吧。我要接見柯雷爾了。」

項特微笑了。他走到門口，把門打開出去了。走出門外他說：「他在，」又回過頭來對蘭塞說：「普拉克爾來了。他要見你。」

「叫他進來吧，」蘭塞說。

普拉克爾走進來了，他的面孔陰沉，帶着戰爭的氣息。「蘭塞上校，我希望——」

「坐下吧，」蘭塞說。「坐下休息一會。做一個好軍人，中尉。」

普拉克爾的侷促不安的樣子，很快的就消逝了。他在桌子邊坐下了，把兩肘靠在桌上。「我希望——」

於是蘭塞說：「休息一下再說。我知道你的意思。這情形是你所未想到的，你原以為很不壞的。」

「他們恨死了我們，」普拉克爾說。「他們恨我們真恨得厲害。」

蘭塞微笑了。「我也許憶得那是什麼一回事。徵了年輕的男子來當兵，而年輕的男子却需要年輕的女人，是不是那回事？」

「是的，正是那回事。」

「好呀，」蘭塞和藹地說，「她恨你嗎？」

普拉克爾驚異地望着他。「我不曉得，上校。有時候我覺得她只是難過罷了。」

「而你是不是很悲痛呢？」

「我不喜歡這地方，上校。」

「是呀，不過你起先還以為很有趣呢，是不是？董德中尉不能自持，就跑出去，而他們却給了他一刀。我可以送你回國去。你知道我們這兒需要你，你是不是要我把你送回國去呢？」

普拉克爾不安地說：「不，上校，我不要。」

「好的。現在讓我告訴你，我希望你了解。你早已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你是一個軍人。你個人的安樂，是無關重要的，還有，中尉，甚至你的生命，都不十分重要。如果你活着，你自然有許多記憶。這便是差不多你將要有的的一切。同時，你必得接受命令，執行命令。大多數的命令都是不愉快的，但是那不是你的事。我不要對你撒謊，中尉。他們就是如此，而不是為那些散滿了花的街道來訓練你的。他們應該用真理來建造你的靈魂，不應該用謊言來領導它。」他的聲音變得很冷硬了。「但是你接受了這個工作，中尉。你將留下作此，或是棄此而去？我們不能照顧你的靈魂。」

普拉克爾站起來了。「謝謝你，上校。」

「而那女人，」蘭塞繼續說，「那女人，中尉，你可以強姦她，或是保護她，或是娶她——那並不關重要，只要如果上峰有命令要你強姦她，你就把她強姦的話。」

普拉克爾懶懶地回答：「是呀，上校，謝謝你，上校。」

我老實告訴你，你最好懂得這個。我可以老實對你這樣說。你最好懂得這個。你去吧，中尉，如果柯雷爾還在等着的話，叫他進



來。」他目送着普拉克爾中尉走出門去。

當柯雷爾進來的時候，已經完全變過一個人了。他的左臂纏紮着，他早已不是從前那愉快的，友愛的，含笑

的柯雷爾了。他的面孔，辛酸苦痛，他的眼睛向下斜視着，就像死了的小豬的眼睛一樣。

「上校，我早就應該來的，」他說，「但是因為你對我缺乏合作，使我躊躇了。」

「我等待的比那個更要多多了。你拒絕給我一個有權力的位置。你說我是無價值的。可是你却沒有覺察到我在你來很久以前就在這城裏了。你把市長留職，完全與我的勸告相反。」

「那只是一種意見，」柯雷爾說，「這個人是叛民的一個領袖。」

「胡說，」蘭塞說；「他只是一個簡單的人。」

用他那隻未受傷的手，柯雷爾從他的右口袋裏拿出一本黑色的記事簿來，用手指把它打開。「上校，你忘了我有我的資源，在你來以前我已在此住得長遠了。我現在得向你報告的是，歐爾丁市長和這個社會裏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常有接頭。當董德中尉被謀害的那天晚上，他就在那慘案發生的家裏。當那女人逃到山上的時候，他就住在歐爾丁的親戚家裏。我會追到她那裏去，可是她已經跑了。無論何時有人逃走，歐爾丁都知道，而且都會予以助力。而我甚至還很有點懷疑這些小降落傘，都是他想出來的花樣。」

「不能，」柯雷爾說，「我不能够證實。第一件事是我知道的；最後一件我只是懷疑罷了。也許你現在願意聽我的話了。」

蘭塞安靜地說：「你有什么建議？」

「我這些建議，上校，是比建議要少許強硬一點。歐爾丁現在必得拘為人質，而他的生命必得以這個社會的安謐為依歸。他的生命必得以一條炸藥上的一根導火線的點燃為依歸。」

他又伸手到他口袋裏，取出一本小小的摺好的書來，他打開來，放在上校的前面。「上校，這就是本部給我報告的回答。你可以注意到這上面給了我某種權力。」

蘭塞望着那小小的書，溫和地說：「你真是在我頭上爬過去了，難道你沒有嗎？」他抬頭望柯雷爾。眼中含着爽直的嫌惡。「我聽說你受傷了。那是怎樣發生的？」

柯雷爾說：「就是你們的中尉被謀殺的那天晚上，我也被擄劫了。幸虧巡邏兵救了我。有幾個本城的人，就在那天晚上坐我的船逃走了。現在，一枚，一定要我比以前說得更強硬一點嗎？歐爾丁市長必得拘爲人質。」

蘭塞說：「他就在這裏，他並沒有逃走。我們怎樣可以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一步地把他拘爲人質呢？」

突然間，在遠處發生出一種爆炸聲來，兩人都朝着聲音來的方向望了一下。柯雷爾說：「上校，你看吧，你很明白的，如果這種實驗成功的話，那末，在每個侵入的國家裏，都會有炸藥了。」

蘭塞溫和地重複說：「你有什麼建議？」

「就是我所說的那些。歐爾丁一定得以反叛罪拘留起來。」

「如果他們反叛，我們就鎗斃歐爾丁嗎？」

「還有其次就是那個小醫生；雖則他沒有地位，他却是這城裏第二個有權力的人。」

「可是他沒有職務。」

「人民信仰他。」

「當我們把他也鎗斃了之後，那末又怎樣呢？」

「那末我們就有權力了。那末，反叛便肅清了。當我們把首領殺了，那反叛就肅清了。」

蘭塞滑稽地問：「你真以爲會這樣嗎？」

「那一定會是這樣。」

蘭塞慢慢地搖着他的頭，於是他叫道：「哨兵！」門開了一個兵現出到門口來。「軍曹，」蘭塞說。「我已經下令拘禁了歐爾丁市長，我已經下令拘禁了溫特博士。你得注意看歐爾丁是不是看守着，并且要把溫特馬上帶到這裏來。」

那哨兵說：「是，上校。」

蘭塞抬頭望着柯雷爾，他說：「你知道，我希望你知道你現在所做的事。我真希望你你知道你現在所做的事。」

在那小城中，消息傳播得很快。那傳播的方法，是用在大門邊的耳語，和迅速的充滿着意義的表情——「市長被捕了」——全城充滿着一種無聲的喜悅，一種兇惡的喜悅，人民悄悄地聚談，隨即又分散了，他們到商店去買東西，便把頭貼近那些店員一下，把一句話在他們之間傳達了。

人民走到鄉村裏，走到樹林中，去搜尋炸藥。在雪中玩耍的小孩子，也找到了炸藥，到這時候，甚至小孩子也得到了指示。他們打開那小包來，吃了裏面的巧格力糖，於是把炸藥埋在雪裏，裏再去告訴他們的父母那個所在。

在遠遠的鄉村中，一個男子拾到了一管炸藥，讀了其中的說明書，自言自語道：「我原知道這是不是有效呀。」他把那管子豎在雪裏，點燃了那導火線，便跑開去躲着，不過他數得太快了。他剛數到六十八下的時候，那炸藥就爆炸了。他說：「這里果有效，」便快快跑到各處去找這種管子。

差不多儼然是見到一種信號，人民都回到他們的家裏去，把門關上了，街上寂靜異常。在礦山中，兵士很仔細地搜索每個走到到礦坑裏去的礦工，搜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兵很神經過敏，而又粗魯，對礦工說話很於暴燥。礦工們冷冷地望著他們，在眼睛的深處却有一點兇惡的喜悅。

在市長官邸的客廳中，那桌子已經打掃乾淨了，在歐爾丁市長的臥房門口，有一個兵站在那裏看守着。安麗正跪在火爐前面，在火上添着小塊的煤。她抬頭望見站在市長門前的衛兵，很兇惡地說：「看你對他要怎樣？」那兵士沒有回答。

外面的門開了，另外一個兵担着溫特博士的手臂，一道走將進來。他等溫特走進房裏，便把後面的門關上了，靠着門邊站

在房裏。溫特博士說：「呵，安區，市長好嗎？」

安區指着臥房，說：「他在那裏面。」

「他沒有什麼不舒服吧？」溫特博士問。

「沒有，他不像有什麼，」安區說。「我去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來了。」她便走到那衛兵跟前去，傲慢地說：「去告訴市長說溫特博士來了，你聽見沒有？」

那衛兵沒有回答，也沒有動，但是他後面的門開了，歐爾丁市長站在門邊。他沒有管那衛兵，而竟從他身邊掠過，走出到外面的房間裏來了。一時那衛兵走過來想要把他抓回去，可是隨即他又回到他原來的門邊了。歐爾丁說：「謝謝你，安區。你不要跑得太遠去了。我也許需要着你。」

安區說：「是，市長，我不會跑開的。夫人好嗎？」

「她在枕頭。你要見他嗎，安區？」

「我要呀，市長，」安區說：於是她也掠過了那衛兵，走進房裏去，把門關上了。

歐爾丁說：「你有什麼事嗎，醫生？」

溫特諷地笑了，同時指着他自己後面的衛兵。「我猜想我是被捕了。我後面這位朋友送我來的。」

歐爾丁說：「我想這是必然的結果。我不曉得他們現在又將怎樣？」於是這兩個人相對望了好一陣，各人都知道對方心下所想的事。

於是歐爾丁繼續說話，好像他並沒有中止似的。「你知道，我也沒有辦法阻止，即使我想要。」

「我知道，」溫特說，「不過他們不知道。」他又繼續想着他心的事。「一個很注意時間的國民，」他說，「而時間差不多到了。他們是那樣的，就是因為他們只有一個首領，一個頭目，我們在他們看來都好像是頭目。他們知道把他們的頭目殺了，便可毀滅他們，不過我們是個自由的人民；我們的頭目多得和我們的人民一樣，而到了危急存亡之秋，首領便會在我們中間如雨後春筍一般地產生出來。」

歐爾丁把他的手放在溫特的肩上，他說：「謝謝你。這個我知道，不過聽你這樣說出來也很好過。那些細民不會走到下面去吧？」他很擔心地望著溫特的面孔。

那醫生使他安心地說：「不會，他們不會的。事實上他們得到外援，力量更要強大。」

室內一時完全沉寂了。那衛兵換了一個姿勢，他的來復鎗在他的扣子上相擊作聲。

歐爾丁說：「我也能夠對你說的，醫生，不過我大概不會再能說話了。我心裏還有一些可恥的小事。」他咳了一聲嗽，望了一眼那嚴厲的兵，但是那兵完全沒有聽見的樣子。「我在想著我自己的死。如果他們依照老辦法，他們便一定會殺死我的，然後一定會殺死你的。」當溫特沒有作聲的時候，他又說：「他們一定會如此嗎？」

「是的，我猜想是這樣。」溫特走到一把掃金椅子前面去，當他正預備坐下的時候，他發見繡帷已扯破了，他用手揩拍了下那座位，好像那樣可以把它修好似的。他輕輕地坐下來，因為那已經破了。

歐爾丁繼續說：「你知道，我怕，我一直在想著逃走的方法，逃出這個。我一直在想著逃走。我一直在想著懇求救了我的命，這使我感著羞恥。」

溫特抬起頭來望了一下，說：「但是你並沒有這樣做。」

「是的，我沒有。」

「而你也不會這樣做。」

歐爾丁躊躇了一下。「不，我不會。不過我會這樣想過。」

溫特很溫和地說：「你怎樣知道別人不這樣想呢？你怎樣知道我未曾這樣想過呢？」

「我亟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把你也逮捕了，」歐爾丁說。「我猜想他們連你也會要一道殺掉的。」

「我也是這樣想，」溫特說。他轉動着他的拇指，望着它滾轉不息。

「你知道是如此。」歐爾丁一時沈默無言，過了一會才說：「你知道，醫生，我是一個渺小的人，這是一個渺小的人，這是在渺小的人身上，一定有一點火星，可以爆發為燎原之火的。我是有點怕，我是很怕，我想到我可做的各種各樣的事，來救

我的生命，但隨即消逝了，我有時感着一種愉快，儼然我比現在更偉大，更優良，你知道我想的什麼嗎，醫生？」他記起那些事，不禁微笑了。「你記得在學校裏嗎，記得在學校裏讀過那篇『辯解書』嗎？你記得蘇格蘭府說的：『有人會要說：『蘇格蘭底，你難道不以一個似將使他夭折的人生一世為可恥嗎？』對於他，我可以回答說：『那你錯了：一個有用的人，不應計及生死，他只應想到他的行為的正誤。』』」歐爾丁停了一會，想要追溯那種回憶。

溫特博士現在坐齊把身子盡量伸出來，歐爾丁繼續說：「『做一個好人或是一個壞人。』我覺得你沒有十分弄清楚。你決不是一個好學生。你的證書也不對。」

歐爾丁笑了。「你記得那個嗎？」

「記得的，」溫特熱心地說，「我記得很明白，你忘記了一行，或是一字。那正是在畢業的時候，你太興奮了，你忘記把你的襯衫塞進褲子裏去，你的襯衫露了一個尾巴在外面。你不曉得為什麼別人都笑你。」

歐爾丁自個兒笑了，他的手悄悄地向他的後面去，摸摸他的襯衫是不是沒有完全壓進去。「我會做過蘇格蘭底，」他說，「我彈劾過學校當局。我是怎樣彈劾他們的呀！我咆哮了，我當時見到他們臉變紅了。」

溫特說：「他們正在忍着笑。你的襯衫露了一個尾巴在外面。」

歐爾丁市長笑了。「那是多少時候以來？四十六年了。」

「四十六年了。」

臥室門口的衛兵，慢慢地走向外房門口的衛兵那兒去了。他們像小學生說悄悄話似的，從他們的口角上細聲地說。

「你站了好久的衛兵了？」

「通夜。我差不多眼睛都睜不開了。」

「我也是一樣。昨天接到你在那在船上的老婆的信了嗎？」

「接到了！她要我問候你。她說聽到你受傷了。她的信寫得很短。」

「告訴她我好。」

「一定——等我寫信的時候。」

市長抬起頭來，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說：「噫——噫——噫。我不曉得我不是還記得——那後來怎樣？」

溫特提醒了他：「而現在，啊，你們這些——」

於是歐爾丁疑聲說：「而現在，啊，你們這些把我定罪的人——」

蘭塞上校靜靜地走進室中來；衛兵都緊張了。聽了歐爾丁的話，那上校站住了，想聽下去。

歐爾丁望着天花板，在竭力追想着舊時的話語。「而現在，啊，你們這些把我定罪的人，」他說，「我極願對你們預言，——因為我就要死了——而——在臨死的時候——人們是有說出預言的天賦的。而我——對你們謀殺我的人預言——在我死後馬上——」

溫特站起身來說：「離去。」

歐爾丁望着他。「什麼？」

溫特說：「那原文所用的字是「離去」，而不是「死」。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地弄錯了。你在四十六年來也會弄錯過的。」

「不，是死。是死。」歐爾丁環顧了一下，看見蘭塞上校正望着他。他問：「那原文是用的「死」字吧？」

蘭塞上校說：「離去」。那是「在我離去後馬上。」

溫特博士堅持道：「你看，我們兩個人的記憶還不及你一個人嗎？是「離去」呀。你以前就這樣弄錯過的。」

於是歐爾丁的目光遠遠地直望着前面，他的眼睛看着在他的記憶中，外表上一點什麼也沒有看見，他又繼續說：「我對你們謀殺我的人預言，在我——離去後馬上就有比你們加於我的更重的處罰，確實地在等待着你們。」

溫特很受鼓勵地點着頭，蘭塞上校也點着頭，他們兩人都好像很想要來幫忙他記憶似的。歐爾丁又繼續說：「你們殺了我，就是因為要逃避告發，而不記錄你們的一生——」

普拉克爾中尉興奮地跑進來，叫道：「蘭塞上校！」

蘭塞上校說：「唔——」他伸出手來抑止他。

歐爾丁仍細聲地繼續說：「但是那不會如你們所料；完全不同。」他的聲音得變更強硬了。「因為我要說的是，將會有比現在更多的人來告發你們，」——他用手做著一點姿勢，一個演說的姿勢——「迄今為止我都把他們鎮壓住了的告發者；而且，他們既較年輕，他們便更加不會體諒你們的，你們便要更爲他們所困惱。」他蹙着眉頭，試想再記憶點出來。

普拉克爾中尉說：「蘭塞上校，我們已經發見了一些帶有炸藥的人了。」

蘭塞說：「不要作聲。」

歐爾丁繼續說：「如果你們以爲殺人可以阻止別人譴責你們的惡行，那你們就錯了。」他又蹙起眉頭想了，他蹙着天花板，很困惑地微笑了。他說：「這便是我所能記憶的。我已經要快忘記了。」

浪特博士說：「隔了四十六年你還記得這麼多，真算不錯，而且就在四十六年前。你也並不是記得爛熟的。」

普拉克爾又插嘴進來說：「那些人都有炸藥，蘭塞上校。」

「你把他們逮捕了嗎？」，「逮捕了，上校。駱佛特上尉和——」

蘭塞說：「去告訴駱佛特上尉看守他們。」他蘇醒過來，走進室中去，他說：「歐爾丁，這類的事必得遏止。」

市長無可奈何地對他微笑了。「阻止不了的，上校。」

蘭塞上校頓聲地說：「我拘禁你作爲人質，就是要你使人民改過遷善。這是我的命令。」

「拘禁我也阻止不了這個的，」歐爾丁簡單地說，「你不懂得。我要成了人民的障礙物的話，他們就可以不要我，而自個兒去幹的。」

蘭塞說：「老實地告訴我，你到底怎樣想法的。如果人民知道，他們要再點燃一根導火線，你的命便不能保，他們又將怎樣？」

市長無可奈何地望著溫特博士。那時臥房的門開了，夫人走將出來，手裏拿着市長的官鑰。她說：「你忘記這個了。」

歐爾丁說：「什麼？啊，是的，」於是彎下頭來，讓夫人給他掛在頸上，於是他說：「謝謝。」

夫人抱怨說：「你常要把這個忘記。你老是忘記這個。」



市長拿起那官鐘的尾端望着——一塊金牌上面雕刻得有官職的紋章。蘭塞仍逼着他問：「他們又將怎樣？」

「我不曉得，」市長說。「我想他們會將導火線點燃的。」

「假定說你要他們不呢？」

溫特說：「上校，今天早晨我看見一個小孩子在做一個雪人，那時有三個大兵在旁邊望着他是不是要塑你們元首的像。他塑得真很像，可惜他們把它搗毀了。」

蘭塞沒有睬他，仍然對歐爾丁說：「假定說你要他們不呢？」

歐爾丁好像已到了半入眠狀態；他的眼睛要閉下去了，他想要思索一下。他說：「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上校。我想無論如何他們會要點燃的。」他對自己的說話很掙扎了。「我希望他們會的，不過如果我要他們不，他們會要覺得難過的。」

夫人說：「你們這是說什麼？」

「請你暫時不要問吧，」市長說。

「但是你以為他們一定會點嗎？」蘭塞仍堅持着。

市長很驕傲地說：「是呀，他們會點的。生死我已無權過問，你知道，上校，不過——我却能自決我的行爲。如果我愛他們不奮鬥，他們會難過的，不過結局他們還是要奮鬥的。如果我要他們奮鬥，他們會高興的，而我這樣一個並非勇敢的人，却能使他們更加勇敢一點。」他朗聲地微笑了。「你知道，這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因為我終歸是一死。」

蘭塞說：「如果你說可以，我們可以對他們說你是義的不可以。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你是自己求赦的。」

溫特熱心地插進嘴來：「他們會知道的。你們也不能保守秘密。有一天晚上你的一個兵失於管束，曾向外人說蒼蠅征服了捕蠅錢，而他還句話，現在全國的人知道了。人民還把他編了一支歌來唱。蒼蠅征服了捕蠅紙。你們不能保守秘密的，上校。」

從礦山的方面傳來了尖銳地吹着哨子的聲音。同時一股冷風把乾雪灑在窗上。

歐爾丁用手指在弄着他胸前的金牌。他慢慢地說：「你知道，上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變這事的。你們終將被毀滅，終

將被逐出的。」他的聲音非常溫和。「這些人民不喜歡被征服，上校，所以他們不會被征服的。自由人不能夠發動一個戰爭，但是戰爭一旦發動了，他們雖失敗仍要繼續奮鬥的。羣集的人，或是服從一個領袖的人，就不能如此，所以常常是羣集的人先打勝仗，而自由的人後得勝利。你只銷去留神一下，就知道都是如此，上校。」

蘭塞伸直着腰身，很嚴厲地說。「我的命令很明白了。以十一點鐘作為死線。我已取了人質。如果有什麼暴動的話，人質便將處死。」

溫特博士對上校說：「你知道這一定會失敗的，你還要實行那命令嗎？」

蘭塞的面色很緊張。「我不管它如何，還是要實行我的命令的，不過我想，先生，你們的一紙宣言，也許可以救得許多生命。」

夫人很苦痛地插嘴說：「我希望你可以告訴我，這一切胡鬧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這是胡鬧。」市長回答。

「但是他們不能把市長拘禁。」她對他說理。

歐爾丁對她微笑了。「不能，」他說，「他們不能把市長拘禁。市長是自由的人所想出的一種意見。他可以逃避拘禁的。」

從遠處發出一聲爆炸的聲音，那反響回應到山上，又反應回來。礦山上的哨子，發出尖銳的警報。歐爾丁一時很緊張地站着，隨後微笑了。第二次的爆炸聲又咆哮了——這次較前更近，聲音更大——那反響從山上回應過來。歐爾丁望了一下他的錶，隨即他取下他的錶和錶鏈放在溫特博士的手上。「那些蒼蠅怎樣了？」他問。

歐爾丁叫道：「安壓！」馬上臥房的門開了，市長問：「你聽到了沒有？」

「是，市長。」安壓有點茫然了。

隨即附近又發出一聲爆炸聲，又有裂破木頭和打碎玻璃的聲音，衛兵後面的門吹開了。歐爾丁說：「安壓，我要你陪着夫人，她需要你的時候，你不要離開她。不要讓她一個人。」他用手膀抱着夫人，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於是他慢慢地走向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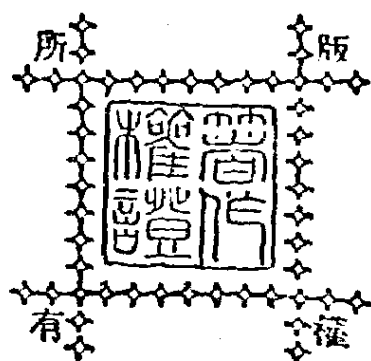
去，普拉克爾中尉正站在那裡。走到門口，他又回轉頭來對溫特博士說：「克利脫，我欠亞斯克里匹斯一頭雞，」他溫和地說，「你記得來還這一筆債嗎？」

溫特在回答以前把他的眼睛閉了一會。「那債一定得還的。」

歐爾丁於是笑了。「我記得那一個，我並沒有忘記那一個。」他把手伸向普拉克爾的膀子裏去，那中尉退縮了。溫特慢慢地點着頭。「是呀，你記得的，那債一定得還的。」

（全書完）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渝初版



新中華  
叢書

月落烏啼霜滿天

渝版江西紙



定價國幣壹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John Ernest Steinbeck

譯者 秦 戈 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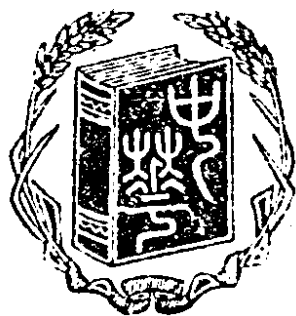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中華書局

重慶李子壩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九六九號



\$ 1.80